

信徵全集



信

從

全

集



心齋續集

刻於碣石
同治九年

序

文非有才不能成，顧有其才矣。或家室交謫，奔走飢驅，未得潛心於物理，或早歲成名，碌碌於富貴場中，日爲聲色貨利所誘，移不得與筆硯相親，又或無是二者，其人志趣超越天懷，虛澹欲以著述成千秋之業，而天不假之以年，往往一書未竟，半途散失者有矣。此文之所以難也。然又有天與之年，窮達皆不足以相累，而老於鄉里之間，足迹未遍天下，則九州之事無所見聞，四海之傑未與交結，是其閱歷未深，雖有作文之才華，而無作文之題目者，文亦未能遽成也。又有學力深邃，情性偏執，未能體察於世故人情之微，何能遽得夫言行動靜之準，則涵養未熟，不可以爲文者，亦

多矣昔人謂東坡貶惠州只成全子過文章之事今錦谷先生不
得志於時而世亦無知之者匏繫之地較東坡相遠更數百里外
寂寂寞寞苦守大海之濱食薯衣粗窮瘠之况較東坡尤甚而歲
月之久亦與東坡六年相同人或爲君嘆息之吾則爲君欣慰焉
何也君惟遠處於鱷鄉地旣荒僻則無往來之朋友亦無借讀之
書籍乃不能不靜觀物我默驗古今與文字作因緣旣可以收束
身心亦可以逍遣憂愁也而又得寬閒之歲月空濶之天地無邊
之波濤有聲之風雨萬變之雲霞千奇之鱗羽不能命名之草木
花卉日感觸於眼耳之前忽往忽來忽生忽滅忽出忽入忽有忽
無所以震盪其心胸而激發其神機者知君之所以善處窮境而

天之所以待君獨厚也不然使君而當軸執事焉尚有暇日得料理筆墨哉使君而不困悔角焉尚有閒情得杼柚竒文哉夫功名富貴者一時之事也文章道德者千古之事也知君當不以彼易此矣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夏月同學弟李培謙拜手撰

自序

善惡報應之事千古聖賢言之詳矣而人每以爲老生嘗談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以故世運愈變人心愈險也上帝好生爲心欲救大劫咸豐六七年間頒垂金科天律一書所以拯濟斯世之恩至宏至大惟每函二十四本賞運繁重難以遍送又恐閱之者未能深明其理或難動其懲勸之思余乃刊信徵初集四卷又恐閱之者以爲是前明之事荒遠無稽或難動其懲勸之思則又另刊信徵二集二卷又恐閱之者以爲是陰冥之事虛渺無憑或難動其懲勸之思今更刊三集四集五六集皆目前之報應其時其地其姓名可証其情其理其事蹟可考不爲附會不爲穿鑿不爲

好惡之私只就見聞所及樸質言之意達而止其中雖有神明感格之機變化莫測之迹亦並無眩異矜奇寄託隱寓如烏有先生子虛公子憑空結撰以聳人聽聞也要欲使世之賢智愚蒙知富貴貧賤夭壽得失死生憂樂但可任人修積而不能任人取携所謂樂得君子枉自小人分毫不爽影響相隨古詩云一分渾厚一分福百般奸巧百般窮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癡漢食西風此語淺近誰不能知而人偏從奸巧做去而不肯從渾厚行來其始將以欺人漸而欺天久之適以自欺而已余辛亥在鎮江遇老道人授以二語云救人救自己害人害自己敬頌之下行已十年益覺因應甚明夫當今之世才智學問萬倍於余者多矣往往自作其

孽或習俗移人或利令智昏或時勢相迫叢過旣集十世不宥雖
欲悔之亦已晚矣賢智且然庸愚何問而旁觀者明知報應有由
又以世事紛紜匆忙之間未暇尋其作受之理何以生其感悟之
心然則余之著此四集者初非爲野史小說以名家也然則人之
覽此四集者甚勿若野史小說以消悶也蓋天之報施善惡遲速
緩急大小輕重天無成心聽人自取有心世道者正須放眼觀之
咸豐十年歲在庚申滇南段永源錦谷撰於古岡蓬萊山下退
幾步想之室

信徵隨筆續集卷上題目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目錄 計二十六則

家瑞

俗怪

傳授

波累

舅驢

夫猫

白雲洞

甘竹灘

灰龍

硯螭

龜鑑

鶴胎

犬報

樹精

匠邪

戲災

擊奢

佑儉

屠業

僧結

僧道

漁樵

勇士

巨物

勸放龜文附

毀廟

飛寺

家瑞

忠孝節義爲天地之正氣當與祥麟威鳳共表國家之瑞徵焉而
其中惟苦節尤爲難人生爲婦人身苦矣婦人而青年守寡則尤
苦寡而極貧則尤苦中之苦貧而無子女則又苦之無底止也且
人之苦在一日一時而此則苦以終身人之苦有回甘而此則苦
無轉境也而能一念堅貞百年不渝推是心也使爲丈夫身臨國
家大節則視死如歸百折不回何難寄蒼生命何難託六尺孤何
難光輝名教何難扶持綱常推是心也卽成仙佛成神祇亦無不
可也故節孝之婦天人敬之吉神護之凶神避之其事似平而實
至竒余姨母夏孺人氏郭爲先慈三胞妹適夏門家極貧專姑孝

姑寢疾夫亦病卧夫有兄嫂俱死遺一孤僅週歲夫有妹雙目成
瞽饗餐不繼之時又兼以病者岌岌呼吸瞽者悵悵無知嬰者呱
呱長啼爲人婦者何以爲情哉乃姑忽思肉食夏姨遂禱於天但
得延姑之壽雖死不怨密以刀割左臂肉大如掌烹湯以進姑漸
愈不知爲媳臂肉也而臂去大塊肉不潰不膿不縮筋漸乾以愈
三寸疤痕平復無皮乃夫忽思肉食夏姨又禱於天但得延夫之
壽雖死不怨密以刀割右臂肉大如掌烹湯以進夫漸愈不知爲
妻臂肉也而臂去大塊肉不潰不膿不縮筋漸乾以愈三寸疤痕
平復無皮凡此苦節貞凶爲貧故也而兩臂屈伸舉動無恙乃得
服伺老者病者瞽者嬰者興居飲食亦無恙此中豈不有神奇乎

不然人指入一竹木細刺且膿血潰爛經月而不愈何況數寸皮
肉自割而不疼痛昏眩耶竒莫可於此矣又年餘夫死始亦死哀
葬盡禮於是以針帶度日奉養瞎妹撫育幼姪歷盡艱辛受盡淒
慘又二十年瞎妹亦死孤已長成乃四處稱貸於親友之家爲姪
聘娶有室生二子夏姨喜曰先祀已續吾志遂矣又爲之襁負其
二孫而不離左右焉當庚子歲余鄉有時行症其病者不痛不癢
昏昏欲睡忽口渴思水得水飲之卽死死卽傳梁於人傳之一家
盡死傳之一村盡死傳之一里盡死百人千人中遠逃者或留得
數十人故患病之家雖至親密戚亦不敢問視往往全家死盡而
無人埋葬者惟夏姨以家貧常受親戚之惠及聞有病不能不往

視之乃視之不惟不染並患病之家亦多痊愈於是眾姻戚以爲祥瑞爭接待之又平時親戚家有患病服藥不愈及小兒女得病不知者請夏姨爲禱祝之而以楮漿送門外往往病不藥而愈此中豈不有神奇乎所謂吉神護之凶神避之者尤驗因思余大伯母氏那十九歲守孀至七十歲從無病一日巳刻飯後坐簷下看日影忽曰午刻矣入房臥床上媳往視之已善逝矣二伯母氏羅十七歲守孀至六十五歲謂媳曰我去矣坐於椅而逝嫡堂嫂氏喬二十八歲守孀至五十二歲亦無疾而逝觀此則苦節之人來去自由此中豈不有神奇乎不然無常到來何能游行自在也

傳受

隆盛之世不尚勇力然國家之大何所不有卽一勇力已非天下九州所敢角逐况文明之教上同唐虞者乎嘉慶年間天下承平四海晏安雖偃武修文而朝廷常養布庫拉數百人使之無事時以博擊爲事隱寓安不忘危之意焉其時西口外進勇士二人名大莽牛二莽牛者有鳥獲孟賁之力慶忌督戎之捷將以覬覦朝廷而欲以勇力震脅中國也於是布庫數百人皆養精畜銳裝束緊嚴平日學習可以制勝於人者咸思當場奏技爭光堂殿之前則見兩莽穿牛皮窄衣紫牛筋細帶與身相連滑勁無隙各布庫與大莽聞則手足俱不能近其體而大莽手舉足動數十人無不摧折立斃蓋大莽有項羽之雄而各布庫無拔山之力也及與二

莽較藝則見鵠飛猿跳矯捷莫測時而騰身空際電掣而下股壓布庫之頂無不骨碎形頽衆勇旣莫能爲力二莽遂四顧躊躇時有親王者常於夢中得達摩佛祖傳授以拳技之術能栽大木入地數尺平列數十椿王以足橫掃之椿皆斷又能以雙手挽象鼻曳象前行象欲後退而不能動則其神力比之扛鼎舉閭尤有過焉聞兩莽之勇次日出與之角則見王右手拈髭左手撚帶從容笑談間大莽忽左脚飛起他人當此其頭顱必碎矣王一側身右脚向外橫掃之大莽之腿立折倒地王以右手捻其頭頭破爲五遂斃二莽眼疾聳跳高三丈儘力坐下欲壓王頂王以左手擊向上二莽之身插入五指王覆手按於地亦斃蓋王左手套鐵指甲

五枚利如錐故刺二芥無迹也於是京城內外皆稱王爲達摩四
王以其有達摩之神技也蓋拳技之術昉於達摩其衣鉢相傳後
世乃有少林宗派今王之術則又高出於少林所學者故卽以爲
達摩再生可也由此四夷畏威懷德始共服國家之大莫敢與京
陳煥亭在退步軒言至此云當時京中有古姓少年名西是山西
平陽府人十八歲到京在順治門外紙馬油蠟舖傭工人皆以古
西呼之其舖左右鄰皆湯雞鴨生業是山東人每旦以毛血糞水
之類潑紙馬舖前古西日日掃拾頗厭其煩而山東人衆又往往
欺其舖伴古西血氣之勇忿忿不耐欲與之鬪東家屢戒止之其
舖每月朔望常有老道人來募香油衣破衲面黃瘦骨立如柴古

西憐其病而窮也每來則瞞東家以好香好油多與之詢知道人是崇文門內東頭呂祖庵看守香火者久之愈熟忽六月中古西患暑症醫藥不效行將死矣道人來募油問不見古少年鋪伴告以病且危老道人曰我知醫何不付至庵中調養月餘病好再來東家聞之甚喜出六千錢僱車交道人帶古西去隔二月回鋪則容貌壯健異常同伴皆喜其時中秋節紙馬生意既多而雞鴨生意更多毛血堆積直至櫃台古西欲與理論而屠夫既眾又皆粗魯年壯欺古西一人遂揮拳交加始則三四人見近古身便倒再五六人近身亦倒再十數人亦倒再數十人亦盡倒逾時聞傳遠近凡山東之棚打手者百餘人來無不倒地乃不敢聞願陪禮惟

謹東家與舖伴咸嘖嘖稱異詢其來歷古西云募油道人非常人也携我去教以服氣運氣法數日病不藥而愈謂我曰爾有緣我當授以術不惟致富且可各滿天下我九拜稱弟子焉師食以藥力頓大漸能舉五百觔又教以各器械簡明易學未半月卽精師曰此可出以縱橫天下矣然恐人衆我寡並傳爾以喝禁之術乃可無敵技成師命我回舖我問師行止師曰爾亦知世上有張三丰乎我云鄉僻之人無所見聞師曰爾徐徐自知我今往滇中五老峯去矣至是京城內外無不仰古西之名漸漸入達摩親王之耳王欲訪天下大勇以驗己之所學凡有勇者皆召見之然每經其手一摩一按無不重傷以死古西欲避之辭舖東將歸暫住前

門外西河沿店中王已知駕車來訪古西立店外王從人問店內
有某人乎古西前答云是小人之師昨夕往天津去數日始回王
云既是其弟子必可觀命立車前王以三指撚其頭古西運氣於
頂王喜曰真好小子也可邀爾師全來吾府當有重賞語畢而去
蓋平常勇士王以手拏其頭無不死者故喜之也古西因自念我
若至王府必與王角技若勝王王不吾生若不勝王且敗吾名無
以對吾師不如逃也乃逃往山東在路中有客車數十輛皆富商
大賈恃標手之勇聯班而行遇大盜十餘人來劫標手皆死盡掠
其銀駝十餘馬驟以去商賈呆立焉及古西至已追之不及矣有
告以盜窟者古西願入其窟取失銀還客客約以半贈之西獨往

至盜界則兩崖對立中一路攔路雄傑大漢七人皆來聞不勝皆拜伏於地願引入窟山徑盤曲約十餘里廬屋焉入其門劫銀俱在盜魁問客何來曰取失銀問何能曰請面試盜魁下堂咲延曰聞雄名久矣紙馬店前之聞吾豈不慕耶呼左右進饌咄嗟間盛筵羅列已滿忽有凹目巨口者持尖利刀截肉塊來敬客古西張口受之肉至連刀咬住其人極力刺之不能入又極力拔之不能出忽左右執斫馬草大砍刀長三尺寬六寸亮如雪疾如電從旁齊揮下古西大喝一聲口中之尖刀爲齒咬斷手中之大刀震落於地於是盜衆皆伏地歡呼曰君勝人也各皆以古勝人稱之且與之約曰自今響馬綠林中人但見古勝人字號雖萬金置於路

無敢過而問焉遣人送古西並原銀歸客客如約酌之古西既富遂爲保標首座隔年古西入京在肉市戲園聽戲卽有人報知達摩親王王騎驟來訪時古西腰帶內縫以鐵練盤於腹以避兵器也王見古西恐其遁也縱步而進兩手擊其腰帶古西鼓其腹帶斷側身一標已離丈餘聳身上屋急趨如飛王使人追之不及悵悵而返從此古西不復作長安遊矣古西保標得銀漸成巨富自念天下之人能中有能強中有強聲名旣大必遇其敵一旦偶疎喪盡生平挾貲歸里居於東關外之交堡村韜光歛迹循循謙退如老學究然躬耕力田之外雖唾罵之亦無客氣也十餘年後乃有徐神全者原福建汀州府籍世以拳勇擅名家貲巨富全年幼

卽得祖傳能自十丈深井底聳身而上又能從數十丈寬河面躍身而過腰繫皮帶一條折疊執手中取拳大石子扣入帶內遙擊數百步外飛鳥無不恰中然其人雖未學問頗能虛心取益不自滿假乃變真產業挾重金遠求師有告以少林寺乃拳杖法門遂以重贄受業焉其師老頭陀也髮蓬蓬不剃以鐵環束之破衲綴補重百十斤厚寸許初至師命穿此衲巡圍牆內一轉朝佛殿上一拜能日拜一百零八拜乃見我全初學之只數轉便汗流氣喘直至三年不間斷始足百八拜之數請見師師喜曰子真可教也蓋牆圍三里能衣百餘斤之服而日行三百里不喘不汗亦可用矣乃取束髮鐵環授之重六斤四兩先教以環擊物小至蠅遠至

飛鳥皆能中百不失一又教以折骨之法以環套頭上折其骨環
漸至肩漸至腹漸至足又教以戴環於首觸樹樹倒觸墻墻穿計
六年已得其妙師命之行曰傳爾鐵環破衲以作衣鉢衲汗透則
刀箭槍子所不能入環骨折則鐵杵鍊索所不能縛勿爲人制乃
可制人爾其行矣全乃遍遊吳楚秦蜀燕趙齊晉之間以訪勝已
者久而不得聞山西古勝人之名特往尋焉至則古辭不見屢謁
亦不納全遂賣技於交堡欲以誘古出見也古聞人人稱絕不覺
技癢一往觀之果嘆服曰吾謂天下之大必有非常之人未可自
恃未可自滿今竟何如也全聞其言異問左右知爲古也者乃再
拜曰數千里相尋幸得一見雖然願有以教我古曰請試之全取

鐵環遙擊之古一喝而環落全又再拜曰今而後知吾之學無所用也願師之兩人相得益彰遂棄田園隱於終南山莫知所終噫如全者得其環中者也如古者超乎象外者也今天下將帥需人顧安得如二人者出而爲民生解倒懸之苦爲國家振威武之氣乎

波累

有心之惡天罰不宥無心之失亦從未減咸豐九年十月有江門民人林道厚惜字不慎以致雙目成瞽之事厚自幼喪母其父年老多病需人而行厚性素孝而家貧無業薄田數畝僅供餽粥而已人有重愛厚者欲邀出外作商賈計厚云我遠行則父無依豈

作名錄集

可逐升斗而離老親也。有約以開舖店者，厚云經營生理，當日夜操其業，若數數回家，何以對伙？若回家，何能侍奉吾父？寧可貧守庭幃，不願富隔杖屨也。噫！此天真之語，較諸遊宦遊幕棄高堂於數千里外，十數年不一返家園，甚至聞喪不歸，掩棺不葬，又或所謀事業得意，得時借當軸執事之氣勢，聯兒女姻婭之攀援，寄籍他鄉，廣畜僕妾，安之既久，習焉若忘。有言及鄉黨故里者，則蹙然曰：吾久欲言旋，只恐戚族之告貸難，以支應也。於是日復一日，遂使祖宗之邱墓荒餒於富貴之子孫，而爲其子孫者，既已生長他方，無論不能歸，卽勢孤流落之時，貧而思歸，而言語嗜好，反與故土不同，不久又欲遠去矣。則是祖宗父母，因子孫顯達，反至

生無饗餐之養歿無漿楸之奠轉不如村愚農墾可以朝夕相依也然則世之宦幕遠遊者聞林道厚之語亦可以自返矣乃道厚竟有出人意計外者以厚之孝行厚之惜字天必佑之永膺多福一旦成瞽人咸異之以爲天道無知每有爲厚嘆不平者厚乃自白於人云我之成瞽罪所自取幸邀天眷不至隕滅蓋厚每日携一竹篲內分二格撿拾字紙其淨者置一格泥汙者另置一格以便洗淨而焚之曰旣久積灰四罈欲送而沉諸海一日厚在岸邊見兩漁船頗長大問何往云將開往海中網魚厚拜托云我有字灰四罈煩帶至海上沉於波中感情無盡船戶諾則以四罈昇之二船遂解纜去行里許船戶見其罈光滑可用遂將字灰拋棄岸

傍糞堆上取其罈藏船中揚帆出海口離崖門十餘里隣船見藏
罈船中竈內出白烟一縷直冲空際其時晴天無片雲白烟盤結
不散忽震雷一聲擊船沒波中隣船平穩無恙視聽親切速卽收
篷轉舵仍回江門於原泊岸上告人所見如此其日道厚無端眼
暴痛數日竟瞽聞人言深自悔咎因一時疎虞誤託非人致遭殃
戾惟有現身說法勸人敬惜或可邀天之鑒於是逢人卽道其事
而人乃知厚獲罪之由蓋粵省風俗多不敬字凡買賣一文二文
之物皆以字紙包裹物用去則字棄擲亦與京城之不惜字相同
天故特借道厚之自誤以儆戒於世使人知無心之罰尚不寬况
有意作踐而能免逃於譴責耶縣幕鮑雲韶聞道厚之瞽寄以眼

明咒一方令以碗盛淨水跪中指於碗底捧之念咒一遍呵氣於水叩頭念四十九遍畢然後以水洗眼三月日漸明其咒曰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疾暗除却諸障礙無明諸惡業出我眼室中使我物視光我今說此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視微妙義勸戒切要錄云此咒是高僧處韜夜夢神人所傳最爲靈驗今道厚由明忽瞽由瞽漸明其方之靈驗歟亦其平日孝行惜字天故薄罰於前仍從末減於後也

舅驢

陳煥亭言在京順治門內開糧食店時有開磨房之尚有義者年二十八歲家惟一母生意順遂衣食小足其舅舅史樑年五十餘

以趕車爲業常向甥賒麩喂驢積欠至十餘千文未償後其舅舅
死變賣車驢僅敷棺埋而已一日其舅忽附魂於尚母身上慟哭
謂有義云我欠爾十千錢今脫生爾家爲驢以償所欠有義問十
千錢細事何至爲驢以償舅云凡借貸之項雖隔世必還若贈送
之項雖多至千數萬數亦可不還又所欠之項其銀主情願不取
討雖千數萬數可不還若謀騙計取之項雖少至一千八百文必
還我欠爾之項乃賒麩以喂驢而驢駕車賺錢以供我衣食者豈
得不償有義又問償錢可也何必變驢其舅云世上只有人養畜
惟我們趕車之人乃是畜養人生前旣用畜之力掙錢以供醉飽
而又任鞭撻之不稍憐恤必至折磨其畜雖死不已尤撥其皮賣

其肉挫其骨乃止是畜本有恩於我而我毫無情於畜天下最忍
最刻惟此爲甚故死必變畜卽以其施於畜者仍受他人之施亦
使楚毒至死而後已所謂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故卽不欠人
債亦必變畜循環之理自應如有義又問獨趕車之人變畜他
物又何等所變耶舅云當兵之人國家養之數十年有事之秋不
得一日之用死多變羊生前無益於世轉生亦徒養於人故千百
成羣以供屠案之宰殺而不聞一羊出聲者實無用也至於武弁
兇淫恃勢凌人死多變騾差役書吏虐取安享多變驛馬亦其作
受自取冥司因物付物而已故生北地惟騾馬最苦言至此大哭
云求甥憐我哭失聲尚母遂醒有義告以其情次日推磨騾馬果

生一黑驢母善養之至一年毛色光澤人欲買之尚不忍售亦不敢騎五六月天炎熱有義牽出城河洗刷驢忽踏有義足趾不能行有義跨驢背而回行至城門見一擔瓦碗器物驢忽跑墜蹄倒其擔瓦器盡破碎於地物主執有義問賠有義怨忿向驢云舅舅說來還我欠賑何以反教我賠人貨錢物主氣極反笑問有義何爲裝風顛呼驢作舅有義告以來由物主問爾舅何名云史樑物主放手云似此我不問爾賠矣蓋我遷居曾僱史車搬家伙欠伊車錢八百文未還而史已死今我死器亦本錢八百文可知辛力之錢其數雖少隔世必還有義牽驢回家又養年餘其母夢舅來囑云我罪孽已滿明日甥可出賣十五千錢以十千償宿欠以五

千酌草料費參養之恩永世啣結甥如價售之其買主喂未三日
驢下鼻以死陳煥亭謂尚有義所居離糧食店不遠常來買麥交
往頗多故聞其詳細如此

夫貓

庚申五月二十八日有婦人携二子長年十一歲次年五歲來乞
錢給以五百文衣一件小褲二條託盧荇洲問何里居姓氏荇洲
問明始末來告云婦說是古鎮村人姓劉吳氏旣得衣與錢猶遲
遲不去問從人衙內生突尾貓乎問何知泣云此有緣故說來話
長氏夫劉亞瞻咸豐四年紅頭樹旗在省充壯勇亂平後卽幫省
城內屠案作工伴八年冬月夷人打炮攻破城逃難回家左足趾

忽痛漸而爛漸而脫落傭工食力之人既不能行坐食在家各物
賣盡只得丐食度日去腊夫足潰見骨遂死氏乃携二子乞食遠
近數日前到江門日行乞夜宿無人破屋下昨夜二更後大兒忽
慟哭聲音異常問之云我而夫劉亞膽也因前年十一月鬼子入
城我由西門逃出門小人衆擠倒踣死甚多我面前一婦人仰面
跌地後面人擁來我立不住急欲走出左腳踏婦人腹上只聽哎
啣一聲其人卽死又恐後有見者拏住償命連夜逃回家雖心知
足痛有因亦不敢說與爾知恐漏傳於人也豈知人可瞞神不可
瞞死之時被鬼卒押至縣城隍衙點名過堂說是省城罪案仍解
往省城審辨及解至省到一大衙門甚威嚴衙中鬼卒皆身長丈

餘貌猙獰可畏聞內傳呼云范王命將跽人案發與涼亭司審勘
遂另送一衙門見左廊下先繫十一人皆是爛足斷趾者司官怒
云爾當時若肯惜人身命卽被擠跌爾強壯男子彼柔弱婦女爾
可不死他亦可不死惟爾以足踏之故婦死事雖無心殘忍則一
故先勾爾魂斷爾趾俟同案傳齊今始發落吩咐帶至涼亭下則
見六大鬼左右手各提二人如平人提一雞鴨到堂西空園中有
一四方亭高三丈餘寬一丈餘四棵粗柱地面砌方鐵一塊面平
如鏡四隅橫欄厚木枋高二尺五寸亭上橫樑中一鐵圈套鐵鍊
懸四方鐵板一塊面亦平亮厚一尺寬徑八尺約重數千斤鐵鍊
頭挽石椿上司官云爾等跽人如履平地此亭上下亦如平地命

鬼卒擲十二人於亭內解石椿鍊但聞鏗銀大響骨化形銷俱成
肉餅覺此時疼苦豈止摧心裂肝比萬箭攢身尤難忍受逾時大
鬼仍將方鐵扯上亭樑繫鍊石椿忽一陣陰風吹來身驅頓還原
質大鬼又提至案前司官云爾等無人心跡人宜墮大胎以償作
受之劫我又大呼犯人罪出無心司官云爾能附魂自言爾罪以
儆戒世人便從輕罰爾作猫令各押回原籍以了公案我尋爾母
子已久今破屋無神守故附魂來言其備細如此其妻云爾既變
猫何又能來說話亞膽云人有三魂變猫者一魂在地獄受罪者
一魂自身認識飄蕩無歸者一魂三魂散則消滅矣三魂聚則轉
世爲人身畜類有知識而不能言語或能言語而不知真性者魂

不全也其妻問爾旣投生爲猫現在何處亞膽云我披猫皮亂竄
奔馳見江門鎮門堂高大處便投入其中乃知是衙門也爾母子
替我說其事我在陰冥罪孽便解輕爾但問猫無尾者卽是矣蓋
婦人來問之先衙中於前三月十九日辰時生二猫皆玳瑁花樣
其一無尾通人語呼以小突則跳躍而前善逼鼠毛色光亮性喜
潔淨每天明則來喚人早起至次年三月猫自縊而死大凡人家
所養畜類無不受苦如牛馬等辛力一生尚爲寢皮食肉猪羊不
勞犬食穢尚難免宰割之傷獨養猫者食之以魚卧之以裯終身
安逸略無人患是卽冥司所謂罰從其輕者歟因念己未十月家
人蕭忠抱一小花狗來云人要三錢銀余見其毛長嘴短耳大眼

圓如花獅形狀恐他人買而湯之也收而養之呼其名爲花獅教以打滾扣頭皆知人意又能通夜不睡爲人看守食物猶與鼠不敢至至則咬之惟置窠巢雖鋪以敗絮不肯入必在當路而卧焉繫之則狂吠不休每每爲家人輦所踐踏余因狗而責訓衆人屢矣卒至踏傷其喉不能立不能食已三四日常啞啞垂涕若欲言而不能者一日午刻忽掙立其身斜欹歪跌行至余書案前伏地落淚以死余憐之悲之包以蓆埋葬衙後山坡下及聞劉吳氏之言乃悟此犬之必爲人踏死者知當日跣人一案又不止劉亞膽與所見之十一人而已也蓋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安居樂業之民各府州縣每聞盜賊之警莫不急欲逃避負老携幼提兒曳女每

過城門卡隘渡口關津卽無盜賊自相擁擠已難免於傾跌况又
兵火在望殺擄相追伶仃孱弱手軟足戰或遇鄉勇之縱橫或遇
兵丁之強暴或遇土匪之乘危或遇風鶴之駭驚其被人跼死者
不知凡幾其跼死人者又不知凡幾但願齊力方剛之人於此等
處常存悲憫之心大伸提人之手不惟功德無量卽涼亭司亦省
許多案牘也謂余不信平心思之

白雲洞

粵之有西樵如天下之有五岳也名山勝境久欲一覽庚申秋杪
葭蒼露白江水澄清蟻舟邀同人偕往其日風和天朗遙望西樵
山端厚平正在四圍文瀾之中並無峭巖層巒以駭人之瞻仰與

絕人以攀躋者而其得盛名稱竒境必有子人以可觀者焉及舟泊山麓笠屐徐行由村墟南轉未里許折小逕而東山平易近人無孤高之勢而有旋轉之情余心念必繞過此山之背或有谷口可入庶深邃幽曲之中乃有引人入勝之地未半里遇山童蔡映池令先回庵烹茶以待並指告余曰前樹內露門樓卽白雲山也余甚疑以耳之所聞夢之所想謂靈境當具千峯萬壑陰晴窈冥離合變幻之異何以淺近乃如是也余又心念或此樹間有洞門洞中有曲逕可以穿出於山之前後左右以盤通於山之奧地竒區也乃未半里盧侶竹曰至矣余心尤疑惟見路旁山石大如屋小如案或孤立或羣聚或矗而豎或偃而卧皆有斧劈亂柴畫中

各皴法焉余語梁菊裳云似此畫本十日玩之不厭也漸步至門樓下左爲白雲書院右爲白雲山寺四五山僧住持其間前途望見之樹至此轉覺相離尚遠也前行有澗遙聞泉水潺潺澗邊石逕斜通柴門有草廬竹樓爲沽茶之所倚檻觀泉兩岸菜畦雜以山花小草都無俗態由石路上坡有石坊額書第一洞天右有岔逕巨石橫卧如壁刻小桃源左有潭爲鑑湖山泉所聚滙處也再上爲呂祖殿殿之左右廳堂廊室樓臺亭閣精工煥麗真瑯環福地也殿之前有池池之前門外有偃月坪琪樹瑤英名蘭嘉卉皆有出塵之姿殿之後有倚虹樓樓前石橋飛泉下注流入曲溝而達於方池橋之後石橙略平建以亭側連聯石級數丈其上橫屋

三間爲停雲閣東有別徑數武外見巨石如柱高數十丈頂寬三丈餘懸撐削壁之前上築亭爲逍遙臺登此遠眺則數百里外諸山羅列如兒如孫烟村錯雜如培如塿曠野平疇農桑之利富甲五羊積聚儲蓄有皆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者矣出殿之東石逕如蚓石階如蜒石巖下有丹井泉湧如串珠傍爲高士祠樹切如虬澗水分流支石作磯漸上漸高兩巨石對立爲白雲洞門門之下石条支橋過此循懸壁而升有潭焉無路可通以板架棧潭之西有屋傍巖爲枕流亭澤之東有樓面山爲龍從閣閣之背有懸巖巖上石如兩截山僮云以索橫亘可過石縫亦奇矣巖傍有小洞爲仙室巖肩有大洞爲獅子口鳥道可升蛇行可入然至者少矣

閣之前巨石中聞泉流如注架以石板登其巨石爲曲水流觴坐
於石磴則飛翠沾衣四面石崖如削掛壁瀑布如練自天而下聲
如風濤洗耳盪胸雖十斛俗塵滌之亦盡矣偶舉頭見崖腰有坳
中坐石人問之則白雪先生何高士也所謂山水之間長佑者便
是主人非先生耶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其日已暮遂宿山中次早
天將明出外仰望則山頂喬松二株相對直立斜掛殘月半鈎疎
星一點覺乾坤清氣盡收於此非畫師所能描寫者矣出寺門小
立聽山鳥無名頗有自鳴得意之趣於是偕小韓菊裳過鑑湖見
湖中挺一石謂此石頂可作小亭也湖之東古樹螭屈山環處有
書室數間右有客屋桐竹陰翳後有小方池池上懸俯一大石活

泉自石流下石內如屋刻字於額曰若谷其後有洞可升上頂山中之畫意以此爲最佳山僮云昨飛泉處是第二洞天此則第三洞天也立書室門外見對山左有石如門右亦有石如門皆天造地設不假鬼斧人工者余所見大約如是蔡映池云此中異境奇景雖住十日半月亦不能盡爲領略余云且留有餘不盡之意以待再來可耳遂各出山行至羣石立卧之處余回顧所歷諸境惟見叢樹數十株依然山勢平淺而已余昨日之疑始釋乃謂小韓苻洲樂樵云今而知名山之得名非虛也夫世之大賢人大君子其胸中包羅萬有蘊藏古今與世相接平易近人人但見端厚平正以爲甚淺近也而惟遊其度內者求之一日有一日之得求之

百年有百年之得日異月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泰山大海之不可量追求之已得回憶高深依然是平易近人而已然後嘆世之高崖岸峻門墻故作艱深險異以驚世而震俗而幽隱恠僻如邱壑谿阱使人叵測生畏及一旦謬稱磐石妄當砥柱出其所有以應蒼生之求雖窮谷荒山之不如則其貽害於天下者豈小也哉然而天下高大含蓄有遠過於西樵名山而湮沒於草萊之間或埋藏於荒陬之地致令其磅礴鬱積不得稱名勝於當世而惟與牧豎樵童共悠忽於天地之間者又豈少也哉夫五岳者山之王公大臣也終南匡廬天台峨嵋者山之名流學士也其有自崑崙發派大幹盤旋綿亘數千里外而不得名者則山之隱逸也白

雲先生聞此言也其首肯乎其山林笑人乎時分時雲在山間
天風浪浪吹不出山此其所以爲白雲乎聞白雲先生順德人姓
何隱其名當天下大亂之時先生有撥亂反正之才而無物色風
塵之人及鼎革已定義不當出先生乃抱白雲而高卧以終焉

甘竹灘

庚申九月遊西樵回過甘竹灘水暴漲灘溜奔激舟不能上遂泊
岸邊夜其間談蔡映池年六十六歲云聞老輩人言甘竹有王仕
俊者萬厯狀元崇禎宰相罷而歸里貴極人臣高可敵國年七十
餘東山絲竹北海酒樽人間天上樂且未央所爲多買歌妓多列
子孫郭汾陽之艷福何多讓也其時天下兵戈民生塗炭流離溝

盜賊蜂起國家餉絀民窮財盡閭閻逃亡九重宵旰焦勞憂國
憂民不遑寢食而王元老林泉興高早已置理亂於不聞矣逍遙
之下杖履安逸閒情雅致刻字於所拄龍籐杖面云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賓客從遊莫不望風贊嘆羣稱老先生
去就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焉乃有門下士竊其杖添刻一行
字於下云危而不掉顛而不掉則將焉用彼相矣妙聯真成絕倒
當日天子不忘故臣三次遣使顧問隆禮有加鄉黨爲之增榮不
料甲申之變天子殉社稷大臣殉君天翻地覆鼎革已新元老舊
戚有勸以泰山自重者乃云吾耳漸重聽血氣衰矣其家屬製一
彩舟鑿其底成孔而以楔塞之請元老作汗漫遊意揭其塞沉其

舟以完大節翁知其情云人生當及時行樂何爲徒自苦爾家屬
又於次日進一奇味湯翁嗅而問何與平日參耆異味乎對云此
馨香百世湯也翁笑云吾豈若是痴愚哉蓋翁歌姬中有名非兒
者年十八歲色藝俱絕搗箏鼓琴品絲弄竹吟咏書畫喉音眉語
無不臻妙翁故戀戀而空諸所有也及國朝龍飛正位下令剃頭
翁年八十歲謹遵功令剃髮惟先不數月乃卒卒之時大設喪葬
之禮又一門下士陳一祭文云嗚呼公年八十歲死何不酒七十
加歲而死嗚呼哀哉上饗此文詞簡而意長可與前聯作後先之
映未久歌姬散去梁空燕泥雲初不振書香已熄至今子若孫在
灘邊扯纜爲生涯他姓之人不准攙入行列也夫元老自謂不痴

愚豈知不能痴愚也自謂空諸所有豈知不能空諸所有也果能
痴愚則必投身灘底常抱明月而臥於灘心不惟靈均汨羅媿美
前儗且可使甘竹之一石一水能與常德之伏波灘鎮遠之諸葛
灘韶州之韓公灘共生輝光而凜凜生氣必膺上帝之封令主灘
水之神則廟貌千秋世守勿替可矣又果能觀空則必自念生平
名登鼎元位隆碩輔壽至八旬繁華勢利回首思之真如夢幻泡
影除却天爵更有何物尚堪係戀於是湛然有心脫然無累只爭
千古不爭一日豈非天下之全人也哉蓋天下惟痴則有情惟愚
則効忠惟空諸所有乃能做痴情愚忠之心彼自負聰明者皆其
自爲聰明所誤者矣千古論人當觀晚節今元老所欠者只此一

點余故爲愛惜之非敢爲嬉笑之也春秋責備賢者若庸庸之人又何足言耶余因非兒誤主有感於名妓芸娘之事芸娘者方氏女幼爲人拐賣秦淮河娼樓中至十五歲諸藝皆精才色冠江南纏頭所積成巨萬金及笄見楊文驄龍友畫梅愛之欲委身焉龍友娶回奩物豐盈中有一匣封鎖重重問何物芸娘云此內奇珍異寶終身享用不盡者也留爲他日歸家之計又常勸龍友勿與馬士英阮大絨輩交往及聞崇禎帝升遐芸娘出匣付龍友開視內惟藥一包索二条刀一柄而已龍友駭問芸娘云我所以不從各貴公子而從君者因見君畫梅其花雖嫵媚而枝幹尚有骨氣欲附君以成名千古也今大節已臨舍此更何適龍友思之又思

之瞿然曰吾乃不及女子乎遂取索懸堂梁登椅而上芸娘忽大呼曰急下急下龍友下問改操乎芸曰否就義須從容君右而我左男女之禮不可錯亂請易位而殉焉龍友爲家人救下後被大兵執去不屈而死於是二人不朽使非兒能如芸娘知大義則元老之幸矣次晨蔡映池登岸僱王氏子孫數十人牽纜過灘余憫衣冠之後貧苦如此然猶能自食其力不足爲恠以視秦檜嚴嵩之子孫世代爲娼妓於江山船上者其榮辱尚有天淵之隔也然則世之受國厚恩者可以鑒矣然則世之負國厚恩者可以警矣

灰龍

大凡取精用宏歷年久遠物且有異何況於人余十二歲時讀書

於南校場邊張氏樓上每見校場西北角溝渠左近有灰一縷如
指粗長尺餘從地中起漸漸盤旋愈轉愈急漸大漸高忽粗如屋
忽高數丈忽數十丈如紐索然不知灰從何來瀾漫半空直入霄
漢而去每見灰龍飛空次日必有斬決人犯之事滇南行刑正法
向在南校場演武廳前習以爲常故見灰龍人皆知將有釘封出
決矣一切擺攤搭棚小貿易卽爲先時避之屢試屢驗余曾問老
人灰龍之應云是灰龍惡聞血腥臭穢先爲離開也又問此龍是
何原委老人云先年有擺破爛銅鐵攤者每早擔芋子蚕豆等小
物去各街巷換得人家零星碎物於午後至校場溝邊鋪地售賣
日可賺百十文錢以度時光有人曾換得一小破銅香爐灰塵蒙

垢不堪位置擺之數月無人問及一日有遠省人過而睨之遂去未十步轉身再睨之復去未十餘步又轉身取而切視之摩挲再三點頭數回問要多少價值物主見買者情形有異此爐本欲賣三百文錢乃故出掌示之而不言買者誤以爲是要五百銀也卽還價云給爾一百銀可賣否物主搖頭不答買者云再加二十兩何如物主以爲是金爐也亦不應買者云我現無多銀且去籌畫得銀明日爾仍在此等我叮囑而去物主心念必金爐無疑矣不然何以伊肯出許多之銀俟買者旣去卽將爐內灰擲於地就溝內洗而細觀之又以小石磨亮而詳審之實銅質而非金也又問於各銀店亦共謂非金次日仍擺攤於原地以候買者至午後見

其人欣欣然偕一伴手舞足蹈歡笑而來走近爐邊看其內外忽大驚嘆曰可惜可惜又曰我自誤矣應昨日約爾携物同去便好因問爐內灰尚在否物主指擲灰之地示之買者取攤上破鐵括地視之顏色消沮曰真大恨事物主問可再添數十兩卽售買者云我實告爾所以買者是買爐內之灰非買爐也此爐燒炭不知幾百年矣炭之菁華煉而成龍今龍已入地不可復尋此爐雖三百錢亦不要矣物主問客買去何用買者云索行告爾此灰存爐內龍熟眠百年不去所置之處數里內外都無灰塵帶至京都乃沙漠之地風起塵揚遍處皆灰買之大富貴家貢於大內雖價值萬金可也如此至寶爲爾誤棄豈不悔恨乎於是買爐之人並旁

觀旁聽之人俱各面如灰色默默無言而散可見天下之廣且大
瑰奇珍異之寶世原不乏而往往埋沒於井市之間直若死灰不
復燃者雖遇物色之人相賞於風塵以外又或私心自秘不肯明
以告人乃欲以賤值收攬存爲他日奇貨之居遂使盪滌垢穢消
融渣滓之眞品不得展其澄清宇宙之功竟爲貪夫狗利輕棄於
溝瀆而不知護惜有心人能不爲之嘆息痛恨也哉雖然神物之
升沉原自有隱見之時甯可潛於田淵以晦其迹而不肯出於負
販之人以顯其用者此灰龍之所以掃除塵氛恢恢有餘也

硯螭

余家祖傳珍物有三久失其一今余所藏只有二焉先奉政公爲

前明部郎出使暹羅國公事畢言旋之時國王餽贈銀物甚多咸却不受王深敬愛之瀕行王復以一鏡一硯一經相餞先公欲辭王曰此非金珠也何碍於廉其鏡有異若海中遇颶風出以照天當獲濟乃再拜嘉貺而藏諸笥舟行至海颶風陡發大舟將覆凡海中遇颶風舟雖大百中難全其一先公乃啟匣出鏡形如半月見鏡中生白氣一縷直衝霄漢仰首見雲端有大黑旗一面上綴七星交知爲神佑跪船頭默禱風濤頓息舟得平安還朝旣覆命念身歷大險看透宦海遂告歸林下感元天祖師護佑宏恩乃於盤龍山鼎建元武廟以報神恩兩廊雷部諸天將帥威儀凜然如生似出神工決非世匠所能慘淡經營而裝塑之也故後人稱爲

盤龍山一絕殿前丹墀下鑿一池如鏡樣以誌鏡之體名其鏡曰
元武鏡以昭鏡之德人若照之有福祿者肉出五色彩雲之氣平
常人照之亦平常無所異或將有疾病不祥之人照之則肉漸黑
暗無光以此驗休咎恒應其經是佛家楞嚴經泥金小楷端正凝
肅從行摩魯公筆法供諸神案以鎮山林祖父云當孫李艾白構
亂之時經藏殿中天花板上前人懷鏡逃往徽江府避難鏡不知
失落何處及回經亦散失僅檢得二冊以傳於後惟硯沉家園井
中淘取尚存無恙余受而藏之咸豐七年回逆亂滇余領憑來粵
欲携硯以出鑒於鏡之失也乃付大兒長祐什襲收於家其硯形
體圓如卵周圍凡有五逕五寸厚寸八分沿邊有皮如圈套然厚

二分是真黃金生成燦燦有光磨之甚堅削之無迹以內黑質如
漆既下墨亦養水中蟠二螭色如白漢玉有血毛龜裂文首尾足
趾自然皆具互相環顧長二寸許由上透下兩面形勢無殊所謂
金玉其相者矣老人云是名支機石由天河滾下至星宿海崑崙
山下乃有此物不知暹羅國王從何處得來製而為硯亦雅亦古
亦怪亦奇夫硯不足奇也金輝於外玉蘊於內則奇也且兩螭互
蟠於中而又表裏貫通文質純粹則尤奇矣余不知此雙螭也不
飛於天不潛於淵不見於田而隱於墨池之中二百餘年久卧不
變其示人以天下滔滔惟歸真返樸乃可無患乎抑示人以螭者
痴也處多事之秋須藏其聰明才力痴而又痴乃可以無患乎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爲硯誌之以傳不朽

龜鑑

蔡映池順德人年六十六歲寄任江門誦經之外無所事事言其少年承少業頗稱富足而性喜揮霍交結紈袴子弟作狹邪遊凡珠江歌舞花地風月無不乘興追歡夜以繼日粉黛叢中耽酣嬉戲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爲男子所不可寬者也乃興盡愁來樂極生悲親見羣居之輩日漸貧乏始也賣田鬻屋繼而服物器用已空繼而乞食村墟夜宿冷廟有矣又親見貴介公子英年文士惡疾沾染漸而沉綿床榻漸而面目全非漸而手足不入或因貧而病或因病而貧或貧病交迫以至於死亡然皆青春之子弟

信德齋集 卷五

三

少壯之男兒凍餓者如彼其多夭折者亦復不少未幾己身亦覺有異奄奄倦惰憤憤昏弱非懶非疎若醉若迷識者曰爾有耗元之病若不速醫後將不治乃養疴於西樵山寺中既遠塵濁之汙亦領清涼之味一日有老人來遊映池見其困倦奉以拄杖又進之飲食焉老人喜其懇勤臨去贈以一龜一鏡龜大如錢鏡亦大如錢令朝夕誦經置此案頭當有解悟如其教頓覺解悟真空回想從前直如顛狂於是夢境既醒元氣亦復自此誦持佛道各經咒若有夙慧念過不忘更通理趣遂字之曰蕉鹿子其龜置木匣三年不飲不食不死其鏡懸案數載不磨不垢不暗偶視鏡中乃有龜形異而藏之一夕龜不知何往而映池精神日益增夜可長

坐不寐眼耳口齒步履皆健如少時其得力於老人之澤惠良多也念物自西樵得來乃將所植建蘭數十盆盡運西樵山供奉呂祖師殿前以報馨香之德以感氣息之通庚申秋在龍江舟中映池出鏡示余照之日中影映紙上果有龜形首尾四足隱隱生動余謂映池云君昔年所與逞豪華門奢靡浪蕩無檢束自以爲風流名派者今皆消滅困頓流落死亡無一人之或存而君獨能回頭是岸撒手懸崖知足知恥與世無爭皆得此二物有以啟其心思而發其覺悟也然則此真君之龜鑑而不獨君之龜鑑也凡世之聰明俊秀爲人所誘以致於破家敗身流爲乞丐而尚不悔者當以此爲龜鑑也

鶴胎

蔡愷號樂樵庚申秋同遊西樵在舟中言順德縣龍江馬姥黃孺人早年喪夫只一子孤寡貧寒無力課讀去學商賈之業姥於家中檢點舊字畫得呂仙像傍立一鶴遂設案供奉朝夕香花甚虔由此茹素誦經不敢間斷者十餘年矣子已娶婦數載無孕姥抱孫望切心常憂之恒於添香時默默禱祈願得早兆瓜瓞求之又數年而心益誠子之事業漸遂貨殖之計億而能中稱小康焉姥乃日出有餘以給鄰里之孤寡與夫貧病喪葬之無力婚嫁稱貸之無門者皆勉強竭力樂而行之無稍倦厭乃濟人之貲其出愈多而生涯之源其入無盡不數年間生財有道已成巨富其時屋

連樑棟園亭可觀僕婢羣從呼喏相應阡陌萬頃倉箱之積其崇如墉姥愀然多憂鬱鬱無樂隣居戚屬有問以何前處貧苦而無愁今日處豐亨而不喜也姥云吾將六十歲矣而未見含飴黜額之事雖金銀穀米堆過屋脊亦復何用其年水潦爲災田禾不收歲大饑饉遠近多餓殍姥乃祝於仙像前願盡發存穀以賑饑而又恐方便之門難開也遂託爲增築圍基整治苑囿以及修路修橋等務流民以工求食全活無算而不知姥之陰行其惠也本年冬園中木棉盛開忽有一鶴飛來集樹上清唳三聲口含樹枝而死家人咸以爲怪而子婦已有玉燕投懷之喜次年秋生一孫姥之喜可知孫名馬時銓七八歲慧而善讀至十二歲詩文成篇體

瘦長如鶴而食甚少十六歲遊泮號尺樓清才雋彥又得豐腴潤澤以資學圃文園之需其學日益茂遂領副車繼而鄉薦成孝廉連生三子性情倜儻好行其德急人之急事人之事一片有心人也計階北上春官下第而歸仕宦之念甚淡日以詩酒琴棋作山水之遊適逢覃恩在京時已由吏部歸揀選班次援例爲祖太夫人黃孺人請封並太翁太夫人如其例開筵作慶園中木棉樹上又有鶴一隻飛集長鳴引頸清唳三聲向東翩翔而去閤家聞之皆大歡喜以爲必又有重孫發達之兆也而尺樓從此骨愈瘦神愈清居則忽忽如有所失每對人嘆息云吾塵緣盡矣隔數日無疾而死其家人環哭甚哀尺樓忽睜眼云生苦不如死樂何必慟

哭也噫如尺樓者乃其祖母數十年供奉呂仙像甚虔而又能作
德於人故仙真降以鶴胎以顯榮其身而又佑其致富以遂其方
便之心感應篇所謂富貴功名皆能有成此可驗矣余嘗畫呂仙
像寫鶴圖以贈人然人多欲鶴圖而無求仙像者豈其恐香花供
養之煩耶抑自顧無以對仙真而不敢褻瀆歟夫余之鶴不能胎
不能舞又不能飛不能鳴人亦何所取而欲得之也毋亦葉公之
好龍乎呂蘭坡住禪山苑中有樓額書一鶴樓余畫老鶴獨立圖
懸於其中一日乩仙降筆題一絕云烟深野濶隔紅塵弱柳千條
色正新爲訪高人尋鶴迹忽來清氣挹乾坤後書邢隱溪又題一
絕云曾到雲霄百尺臺倦遊獨自立蒼苔疎翎早有忘情處且與

神仙共往來後書淨緣師余不知二真人是何時代而心頗嚮往之昔日余到樓中已畫二鶴奉上二真人以供仙馭也

犬報

道光二年余十二歲在新城街王右銘先生從學房東文姓老儒生也同館學生金堅年十二歲官渡里人其父於本街開絲線鋪學館大門外一巷至街口有二箭遠五月二十日清早忽來一瘦狗卧巷門邊至夜不去打之亦不走至二十一日仍卧故處眾人以為死狗也午刻後金堅自鄉村來初入巷門狗忽立咬其衣不放金奔入學館狗亦從之旋咬其左脚流血金倒於地又咬其右脚出血余與眾學生皆怕各立於書案上狗乃舐食其血畢從容

緩步而去及房東有人出執棒尋狗已無踪迹矣其時先生未
館告知其父抬回至晚堅卽死矣共以狗咬人死爲恠至七月十
三日家家祭祖慎俗每於此時放人走陰以聞先人來享祭否其
法以帕蒙一人之首令靜坐兩手合拱燃香三炷插其手中有知
念咒語者付耳念之香火動搖其人卽見家間亡過老幼一切可
以問答若欲令其出門只於門神前燒黃紙燃香告之門神放出
或往墳塋或往陰司衙門亦可找尋新舊亡人問訊苦樂投生等
情此尋常見慣之事不足爲恠其日房東內眷因文翁年老無子
納一妾欲問祖先能生子否請人放陰走陰之人未出門卽見已
死全堅來其室問爾爲狗咬死何以尚在此堅云此狗是冤孽也

我前身名林成乃貴州新義府人由營伍出身署本府把總其時
汎地出劫盜案我應捕緝十餘日後捉得普安州人名黃二胖久
慣盜賊也他許送銀一百兩保全無事我已得其銀因上司催案
緊迫仍將二胖解縣刑訊數次竟斃於監二胖以盜賊大惡罰變
爲狗伊以我旣得其財又害其命怨恨不消直等十數年我又轉
生在此始相尋投胎而來故在巷門等我兩日必欲報怨而甘心
焉問堅何不去投生堅云此狗尚未死俟其死時全到冥司了結
前孽再聽冥司如何發放也吁二胖以身爲盜賊殺人放火受刑
以死仍變爲狗固不足言惟林成職居武弁責應緝捕捉獲應死
之盜於陽律自是有功而無過豈知欲利其財又欲庇其生卒之

彼自死於王法而財去不生之怨終至變狗猶不能忘必欲相尋於隔世以洩其恨而後已則夫身爲民上者豈可謂盜賊死因法所難容而可以私意存乎其間或又漫無覺察牽連無辜或又輕聽兵弁桃殭李代拉東補西只徒塞責於一時以免處分於三限究之冤孽之結隔世必償如金堅者可以鑑矣咸豐十年七月友人鮑相璧號白卿長沙人鮑雲韶之仲弟也來退步室言其在廣西就鬱林州刑席時東家某喜食狗一日綁一黑狗欲湯之其狗掙脫跟隨二人追挈之狗奔入書房內藏於座椅之下隨人尋來我謂之云可代告東家乞此一狗喂養務望給與感情甚於珍竒東家允諾而狗從此不出門雖驅逐之亦不去有所畏有所戀也

後毛賊四擾携眷避於省垣黑狗從之租得住房不知其有鬼恠也其夕張燈坐書室中狗守卧窓前夜二更後忽聞風聲颯颯冷氣侵人旋見中門有黑氣隨風聲來狗忽大嗥狂奔狂噬由東逐西頃刻聲息寂然秉燭視狗則吐白濁於地已死矣其時內子在後屋房內忽然腹大痛腸欲斷氣欲絕聞狗大叫一聲痛遂止得以無恙此狗得人救其命朝夕相依啣恩不忘相從於數百里外必欲一報其德而後已今見主人有鬼魔之害初不自諒其力之能敵與否只欲保全主婦無恙於是積其奮厲雄猛之氣毅然而出之以一噬但使事能有濟則身雖死而不悔也吁天下有如是之忠勇者哉白卿救犬適以自救如此犬者有不轉世而作人身

者乎蓋盜旣可以變犬則犬亦可以變人循環至理正而不奇

樹精

陳煥亭自海南來言海南各州縣每有大樹之處民間皆以香楮祭禱往往求之亦多靈驗如有患病用醫藥者少或禱之樹許以牲酒紙馬等物亦遂能愈又有病重非藥不治者竟有樹神化爲人到藥店買藥置樹下禱者取而食之病卽愈琼州府各屬人過海來粵省必禱於樹神擲筮以問安危神許之則平穩過海神不許則盜賊風波所往不利又海南有桄楠香木以爲朝珠雅玩寶屬寶貴之物人有得其一樹者卽可致富然入山採取必問樹神若神許則得香不許則不得香又海船過海其船內以香樹作神

凡開船之先以筭問之神許開則順利若不許開則險危不利百試百驗或神已許開行至海中遇風波則舟人取木神而咒罵之云爾已許我今又遭險枉受我的牲醴是何無靈則風波便息若再不息舟人取斧頭敲擊木神之頭云若不靈驗便敲碎了大家皆死於是風波頓息故民間一舉一動皆以神爲主而神較他處亦呼之卽應粵東諺語說不怕海南人只怕海南神有由來也又海南樹神能護衛所供養地方一切水火旱潦禱之皆應有外來盜賊欲搶擄其地必駛船以來或風阻之不得近岸或賊船無端生火自焚或賊船開炮而不響或炮炸自擊其黨所以畏海南之神也余問以神之來歷則神無姓名里居朝代年月統謂之神而

已因思余在瀕時有昆陽州人尹再年六十歲目能視鬼對余備言鬼之情狀云處處有鬼惟大樹之下鬼聚最多蓋鬼畏日月星辰之光樹葉遮蔽幽陰之地故多聚集鬼愛熱鬧怕淒涼人多之處鬼亦多鬼欲依人以求食也鬼之形多瘦怯面目模糊不分在路途遇人則避之人行走猛急鬼避不及被人撞倒在地如烟散開久之乃能復聚成形故鬼甚畏人行善之人身外有火光鬼遠見則離開行惡之人神氣昏暗鬼見則揶揄之以類從也日間戲台之下亦多鬼因裝鬼裝神以氣相感亦以其類相從也其餘賭博之處娼妓之處吹烟之處亦日夜多鬼叢聚其間因此等事皆曖昧邪曲陰幽險闇所爲生者與鬼爲鄰死者迷而不悔亦以類

相從也惟光明磊落剛方正大之地無鬼凡此類皆生前無善可述無惡可滅或他方異域流落難歸或自暴自棄折削衣祿死後冥司不收游魂飄蕩隨其栖止以求飲食有崇昏弱之人以索祭享者有投胎孕之家以偷生產者所以人烟輻輳鬼易潛藏而深山窮谷鬼轉稀少也卽此推之則海南之樹每每靈異者毋亦鬼中之雄傑有力憑依日久人人祭享所謂取物精而用物宏遂能變通奇異以感報愚民乎民旣畏服天卽聽之是亦國家神道設教從俗從宜之義也將他省之樹而能神神而有靈者亦如是而已理之所有無足怪焉

匠邪

人生世上日食只兩頓飯夜卧只五尺床此外皆屬虛靡每見先
人舊廬可蔽風雨世代居之永守勿替而富貴奢侈華屋名園備
極壯觀乃雕刻丹青未已而衣裳鐘鼓旋非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無論大興土木每致爲殃卽鋪張門面將來歲修經費亦難爲繼
况鼎新建立或時日冲尅或匠役作術吉少凶多恒有死亡此在
宦族世家勢利相敵尚可無事而商賈平民又因此生出官訟牽
連者亦難悉數矣至於艱難創業之人白手成家半生勞苦小有
貲餘欲謀堂構以留燕貽最易爲工匠所愚如千金之屋先只言
六七百金可成及主人利其價廉而爲之旣入其局則千金以去
而屋成其半此時欲止不可欲行必滿其索稍若不遂則匠役以

邪術暗害之往往身死產盡而屋已轉鬻他人匠役邪術不知傳自何來其害人傷理與蠱毒殺人無異惟受害者不能先知官亦無從而禁治但願人因陋就簡無營華屋既可示淳樸於子孫亦可免憂虞於意外幾見天下經營華屋之人能坐享華屋者哉庚申九月蔡映池年六十六歲順德龍江人寄居江門言其堂兄蔡玉光者富有貲財自乃祖乃父爲東西兩江大賈航海而來百貨流通歲獲巨萬積財旣多擴構園亭凡磚瓦木石不惜採運之費而工力竒巧備極美麗匠役雜作日食百餘人閱年餘工竣落成賀者盈門聲樂歌舞讌會流連酒闌燭燼之候常聞瓦上轆轤有聲不數月其妻張氏無故足痛不能行步日夜坐床上而已至半

年各江商賈字號漸有信來云某船出海遇颶風驟
奮財數萬
某船入海遇盜賊劫擄數萬某店失火焚貨物若干銀其夥伴不
慎賭蕩折本若干銀不如意之事叠至環生而十萬八萬之貲不
知銷歸何處玉光聞此失意之多愁思焦灼心緒不佳日食漸少
咄咄書空因憂生疾遂至醫禱無術而弔者在堂矣其妻寡居步
履維艱從此長齋茹素朝夕誦大悲經北斗咒無稍間斷病廢之
人心志專一誠虔所格感應乃靈一日卧房之中雷從地起聲震
樑柱皆動火光四照如追尋藏物閃灼迅速穿牖人戶晶光一縷
與金蛇奔騰旋聞霹靂大聲擊破中樑墜下一物視之乃木刻小
人寸布畫符不辨何字而以頭髮纏繞木人之身家人檢而焚化

腥臭滿院各皆掩鼻當雷擊之時震下神樓上琉璃燈一盞拋落
天井石階下取視無稍損壞共以爲奇而張氏在床聞雷聲震床
傾搖不定大懼忘其寸步難行也慌迫戰慄不覺伸足下床急走
出門家人僕婦見之共以爲奇由是張氏之足疾盤躄數年者一
旦不藥而愈較之平時猶覺行動壯健也旣知是工匠所暗害次
日乃使人往匠家尋捉將欲投官鳴冤及到匠門則匠人於昨日
雷震之時無端髮膚焦枯跳躍而死其屋亦爲火所焚只剩一大
門矣隣里聞之共又以爲大奇噫若非張氏茹素誦經何能感格
天神顯應如是耶而張氏治家教子經理舊業禍去福來至今安
然享用更無他異余嘗見修屋一咒凡建葢新屋與修整舊屋於

動土木工時主人取水一碗左手跪中指以三指捧之向水咒曰
木郎木郎遠去他方一切殃咎於我無防爲者自受作者自當急
急如九天元女律令勅念畢以水用楊柳枝蘸洒於屋之四方工
匠事完又照此咒念以水壓鎮之匠雖有術亦不驗矣諸如此類
皆宜以不解解之切勿執拘自取咎戾又一法更簡便只將木匠
開手鋸下第一節木頭或斧劈第一塊木頭先卽取來用紅紙寫
順吾者吉背吾者凶八字貼木上供奉家堂香火前則諸事大吉
一切匠人不敢作術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法治
人也

戲災

世上因取樂追歡一時之間同死數千餘人此從古所未聞者也
粵東省城學院衙門前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演戲實可異
焉粵俗喜唱戲以三日戲價必需銀六七百金而看戲之台用拱
把竹木撐紮以葵葉蓋棚枱內用三寸寬木板作櫂每人坐櫂尺
許需銀二三錢不等每枱坐數百人一人行動枱搖搖可懼亦往
往有枱倒壓斃多人不以為怪亦無告人命事台上演戲者多燃
花爆以助鬧熱往往燒壞衣物或燒灼棚葵致焚死數十人跌傷
打傷數十人習以為常無人命事亦無人引以為戒而演者唱者
看者聽者以及賣坐賣物支攤開賭者日益以多惟學院前之戲
場人猶盛凡城內花林河中花艇出色當行之妓粉白黛綠紅裳

翠袖各携琵琶仔隨梳洗婆提百花籃金漆盒帶綉巾香串珠鈿
玉環爭妍鬥靡自遠近而來以數百計凡街市村鄉俊雅子弟奢
華兒郎羅襪繡履絲帶紈袴服錦繡之衫衣握金玉之玩珮三五
成羣呼朋引類者莫不豪情逸興驕貴自得扶肩携手而來者約
數百人凡富家貴族內眷寵姬賞花門牌之餘日長無事旣無廟
可以燒香又無場可以賽會各帶老媽娘子了鬟小僮挾菓食茶
樽而來者亦約數百人其餘席豐履厚之家則有無事之人游手
好閒之黨則有無聊之輩與夫茶坊酒肆道院僧庵衙役門丁以
至幫閒湊合之人則約千人而有餘而皆各親其親各樂其樂各
利其利心滿意足忽聽鑼鼓聲喧萬目齊視與高采烈之時官止

神行則見忠孝節義者或于載以如生奸惡邪曲者或當場以出
醜悲歡離合未竟局中哭啼哀號頓出意外則見棚台中青烟一
縷變作烈火干團頃刻塵封霧暗惟聞軋軋有聲遂覺熱鬧之中
熱不可極有焦頭者有爛額者有折手者有缺足者有洞腹者有
駝背者肌之白者變而爲黑體之胖者變而爲瘦或口常張或眼
不閉或筋縮而骨露或皮破而肉飛一時烈焰衆命已畢當局者
不知而局外知之也蓋火發之先有擺賭攤者恐人擾其場將棚
門關閉倉卒逃命之際開之不及又爲攤棹机盤所攔前者擠倒
後者擁而成堆而出路旣塞火猛風急故追歡取樂之人盡皆喪

命於一朝

僧結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住華屋享清福受十方供養占天下名山世間只有僧道最爲自在而往往不守清規不修梵行清磬木魚塵封未動晨鐘暮鼓日久未聞惟逐逐於勢利之間或役役於俗情之內豈此輩獨無因果報應乎余癸巳年讀書盤龍山中山寺旣多僧衆亦多見皆吹食鴉烟與賭蕩游民無異惟山深處有玉皇閣無僧住離里許卽余先公所建之元武殿內一老僧朝夕來玉皇閣奉香燈余喜閣內幽僻遂獨安硯其間一日臘深雪大余偶題一詩云珠光貝闕放光明天上人間一樣清納盡汗萊藏盡垢於坑坎處便填平置案上老僧來見之甚愛云此是容納衆生慈

悲度量也見余食飯無菜贈以腐乳豆豉嘗之味甚甘美隔日又送山茶半杯余初見老僧無清課不叅禪誦經惟日種菜撿柴忙忙碌碌以爲俗也今見其惘惘欸欸且愛詩遂與之親近乃送以詩云寂寂空山忘歲華閒憑小牖數梅花偶將瓦礫提新水欲試寒僧送苦茶僧見大喜云氣何清也因問法號僧云性定八歲出家今七十矣隔三日爲甲午元旦且深山中全無年事匆忙余以蒲團卧閣前大松樹下仰看晴雲舒卷頗有自如之趣心念若在城市不知如何應酬奔波也老僧來云今新年春日和暖爲君作小技以開笑口乎乃取大碗徑八寸而自以手塞入二寸窻眼內手執碗令余呼日出則碗執於窻眼外矣余大笑又自入書房內令

余返扣門余轉身扣未開而老僧亦在門外矣余始知老僧有術
因問云今大眾中多食烟浮蕩者似非清淨法門之意師有術能
點化若輩乎老僧云吸烟乃九劫也不在劫者雖與之亦不吸在
劫者雖戒之亦難止此卽我佛慈悲亦難勸栲苦海卽帝王仁愛
亦難禁絕迷途須俟三十年後滄桑一變財盡民窮若輩旣托鉢
之無門亦募化之無地並諸山寺廟亦皆消歸何存在劫者俱已
風掃落葉不在劫者或能悟透空花然後人心返樸風俗還淳寺
倒佛修護國佑民循環之理天道自然余謂如師所言寺廟盡毀
然則神佛不護此寺廟乎余當時以瓦碗食飯僧指瓦碗云神佛
視寺廟如此碗然今君見此碗有餘食或螞蟻飛蠅來聚其中必

聽其自食而已若見蛇蝎毒虫聚食其中則必並碗擊碎之恐害人也天下寺廟何止萬萬千千神佛豈處處而降臨之乎亦取人之一世二世能種善根以至三四五世種諸善根者則分佈各寺使憑依之以結香火因緣如朝廷之有委署代理也而憑依者又或間出靈異使善信皈依而後大眾僧道乃有求食之所是神佛之需寺廟為養濟此無干無萬之無業游民而歸於僧道者非神佛之必據寺廟以求佛養享祀於人間也余問師知未來乎僧云三十年為一世是物極必返之時我亦就理與數言之耳余問師知過去乎僧云自己則知之於他人則未知也我過去身中為貴家子年二十歲妻妾四人既性喜奢侈又不節私慾以致吐血成

癆折祿早夭故今世受生窮苦幼無父母乃鬻爲僧間多妻妾亦有過乎僧云非過惡也如過惡則隨落六道矣盈虛消長者天之道凡人衣祿有定若以六十年衣祿而三十年卽用盡自然早死故死謂無祿卽如大富貴人受生往往自僧道中來者是其前身苦行修積而今生用之也若我之苦是今生無餘而前生已用盡也然則師後身乎云隨緣當時作方外交而余只有功名念未知深究其道德及咸豐七年滇省有狃逆之亂盡將各寺廟焚毀神佛像銷化衆僧道屠逐無歸老僧之言始驗又見各省長毛賊所到無不焚毀寺廟屠逐僧道乃知瓦礫擊碎之言三十年前已知見矣今而知老僧之種菜撿柴真不俗也昔有一宰相問山僧云

備錄新集 卷三
和尚戒葷我葷亦可戒葷乎僧云食是相公之祿不食是相公惜
福又諺語云山中無苦行僧世上無富貴人可見性定之作苦非
徒自苦也性定則菜根香亦現身說法耳

僧道

山西洪碭趙城兩縣交界處有廣成寺寺中老僧名無異年八十
餘面如滿月識通三昧沙彌數人晨鐘暮鼓課誦之外日事耕種
而已內一僧名塊然性愚而懶每日令刈草飼牛同伴常見塊然
酣臥厨下至日夕出外未久旋擔青芻歸寺日積月累堆滿院中
眾皆疑之有黠者潛尾窺伺見塊然至三里外有草叢簇約半畝
地青蒼肥脆獲擔而回明日再伺之則草依然鬱茂又數視之亦

然乃告老僧以異老僧往看命鋤地得一石圓大如盤其色半黑
半白携回藏之櫃中櫃有米少許明日則頓增滿矣又置豆麥其
中明日豆麥亦滿置以錢錢亦滿置以銀銀亦滿隨置何物俱能
增多老僧乃建修殿宇裝塑金身五壯麗土木之需以數十萬
計鐘磬爐瓶燈燭之物無不典貴又建塔高入二中所費亦鉅萬
而未見其募化捐資亦並未有營運助貸之事遂共傳寺中有聚
寶盤矣地方有司聞其異欲借觀看告以無不信賄以財不允直
欲率眾入寺搜括而得之老僧恐失此希世珍寶也寺前有小方
池其水清淺乃持而埋於池水之內夜聞水聲滔滔泉出如湧池
漸寬漸深隔數日深不見其底矣及官役搜之無跡而去僧向池

求取亦無所得惟成萬丈深潭其水澤所流出可以灌溉禾田數萬千頃於是二縣乃得穀米之利無窮其水渠平流而去爲趙城縣地渠腰開一口下流而去爲洪碭縣地兩地之民爭水趙城民欲塞其旁口洪碭民欲截其直流構訟未休兩縣之官勘其地各難爲斷乃同商酌此水請斷於神衆民欣從遂於出泉池上剪草莖十節浮水面聽草流幾節到某縣地則割水幾分與之洪碭之民以爲草必須流而下也豈知草浮至旁口處竟隨下流者只三節而隨上流者得七節官乃於其分水處建神廟修石閘照神斷分水永以爲例民不敢爭其後有遠方道人來廣成寺住數日見潭中常出青紫之氣告寺僧云此中有奇珍也老僧見其多識語

以埋石之故並叩其姓名道人云吾名守寂姓高粵西人氏在九
嶷山出家已得神術因望晉汾之關常有奇氣冲霄故遠尋向來
如師所云此物是生生石也乃盤古開天之時石得天地初生之
氣而成其色半黑半白如太極然故能孕化萬物發育品彙生生
不已然古世代永無息機其重貴奇妙日出不窮真曠代之稀寶
九天之秘惜也應與女媧氏補天之五色石同稱靈物焉若道家
得此持以濟世較之黃白之術煉丹以化鉛汞者功既超妙無上
德亦廣被無邊雖天仙不難成惜乎失之九淵也此時潭底必有
神龍抱守取之甚難人若入水必爲龍噬然吾有異術可以制龍
特不知吾之仙緣有分否也今吾削柳木作劍煉之七日法符齋

戒入水引龍出鬪先斬此龍則異石可取師可令僧徒有膽大不
懼者執木劍立水傍見恠勿驚俟吾出水以劍相授至言切記老
僧問何不用銅鐵真劍道人云龍能吸銅鐵而食非木劍不可用
老僧又云何不自帶劍去道人云龍見佩劍則蟄水底不肯出矣
及期令塊然執劍立池邊道人再三叮囑始入水中逾時見池內
波浪滾滾風吼如雷忽見道士身出水面塊然方欲付劍旋見一
龍爪每指長丈餘塊然駭而奔走劍不得授龍爪遂將道士攫入
水中浪漸平風亦漸息道士從此不得出石亦從無再現惟有滔
滔之水至今長流不息也

巨物

庚申五月在江門購得龜四十枚每枚大徑二尺重十三四斤余以他省之龜如許大者亦少矣命家人放之海中後又購得紅龜二枚頭黃色而亮四足有鱗紋而赤異而畜之後聞本地人喜食龜以爲是滋補物也然紅色者食之有毒能殺人故不敢放恐人得而誤食焉畜之未久龜產一蛋如雞蛋然其雌者性靜恆數日不移步雄者性動常蹣跚行走經年不食亦不死惟見飲水而已先是余每年四月八月十月八月皆買各物放生大約飛鳥鱈魚烏魚居多今得靈物放之心甚喜隔數日有陳姓來言外邊販來大龜欲售問幾許大陳云如圓棹面然余聞而驚訝之以爲駭人聽聞也龜之能大會於佛山北極廟見之龜如許大不惟罕見卽

經傳載籍亦未前聞因使人取看則四五人抬一枚到署言重三百四十觔其壳大過車輪頭圓眼長見人則啟閉流淚常作嘆息聲四足如翅問從何處得來言瓊州客自海南販至共卅四枚其重其大類此要八兩銀售一枚余乃約鮑雲韶聶亦峯同出銀購之託陳煥亭僱大船放於崖門以外大海之中煥亭回言各龜放去屢次回頭顧視若有感激之意余謂煥亭但觀其垂淚嘆息則有知識明矣佛山呂蘭坡聞而甚駭以爲必非尋常物乃請乩仙問其原由董清華降筆云惟海之濱有巨龜兮以生以育無辜羅害兮誰與之告今逢聶段鮑而惻隱兮放其歸族仰上天好生之心兮不惜錢物鎖囊而市之兮不吝積蓄龜其有知兮定不忘諸

君之恩覆放生得延壽兮諸君享黃耆之福放生得厚祿兮諸君
俾昌後而馘穀龜之被獲捉兮是水府之邏卒貪口腹而失足兮
如墜網罟之數幸今放而釋之兮勿復蹈前轍之愒從此水國無
涯兮勿違王命而撓塵戮恐無重遇諸君之仁育兮龜其慎之勿
貽悔於繼觸又批云諸君所放之龜非龜也乃鼈也是水府巡海
之卒因過譴罰爲世人所擒今有緣而縱之大海真有功於水府
也此物足已變翅再過百年翅旣長大便能飛騰萬里如鰲之不
可揣測耳若更煉氣潛修翅變爲爪久之成龍蓋鼈本龍種爲鼃
鼃龜鼈之母氣其心原通靈故見人則垂淚求救屢作嘆息之聲
特人不喻耳只看鼃鼃等物其頭尖此獨頭圓他水物眼圓此獨

眼長開閉無異於人其性善不噬嚙何負於人而人乃欲食之耶
靈物知報恩諸君好生之念勿爲浮言所阻也董清華批抬看到
署之龜置二堂前逾時產二蛋與紅小龜所產之蛋其大相同可
知此物非生種之大乃知由小而漸大不知幾經年歲始成如許
氣候也以董仙之乩推之理愈可信余因託呂蘭坡再問董仙出
處世代七月初六日董仙示云吾少也賤當鼎足之時隱於西蜀
之禹山得華元化中藏經潛心靜習有得於心當是時四方爭雄
民不聊生吾業技而遊三十餘載活人無算以此蒙上帝賜列仙
班漢獻帝時六月十五日生魏文帝時九月三日羽化吾憫世傾
危蒼生罹苦者多常繫惻隱之念雖不能提三尺劍以慰國家之

憂然於視民痛苦願盡所學而救之故每降乩開方治病今奉呂
祖師命在禪署理醫院二十又三年矣今君寄問特爲告之清華
並達一詩水族沾君澤延生慶再生海山無隔越超劫悟前身功
行仙凡重煉修總在人悠哉萬物念足可格天神

勸放龜文附

天下物之最靈者莫過於龜故四靈之中龜居龍上與麟鳳並稱
祥瑞焉書曰龜從吉易曰舍爾靈龜詩曰惟龜正之禮曰太卜掌
龜春秋曰筮短龜長五經於龜之一物莫不珍重分明有愛之敬
之之意所以國家寶器龜玉爲先是龜猶重於玉也而後世美官
闕者則有金龜之貴握印綬者則有龜紐之榮夫豈無所取義而

相沿如是乎且以龜之象論之其體混淪太極也上圓下方天地也首尾伸縮兩儀也足趾四象也脊紋五行也旁紋八卦也邊紋二十四氣也背紋十干也腹紋十二支也合陰陽之道全體具之此千古以來所由寶貴也哉而又上應元武之精下啟圖書之秘示人以吉凶之兆予人以養息之機其壽歷久而愈永其性內柔而外剛有益於世無害於物太上感應篇特於無故殺龜儆戒深切故天下九州莫敢輕犯何獨粵地乃有殺龜食龜者豈不大可驚異耶姑無論殺之食之罪遭天譴卽以其不宜食者論之其性屬陰而有毒味極腥而毒最緩初食之若無所傷久之能痿人之骨痺人之筋寒人之胃削人之肺消人之血脉縮人之肌肉使人受

毒入髓死而不知何也龜之孳生也與蛇相交天下之蛇莫不有
毒蛇以其毒卵而成龜爲陰物陰者多毒凡物皆然而况加以蛇
之毒而共成陰慘之血肉則食之必徐徐以死其理甚明人奈何
反以爲滋陰而食之也雖龜板入藥料板或先炙或熬膏而藥性
尚云多食癱軟以死又各傳記每載人因食龜以致身化血水者
難以悉數也蓋他水族不知下淚惟龜被人執每常下淚又兩眼
向人開閉惟口不能言耳且有介之虫其長大最難而龜食氣其
大猶難非至百年之久不能盈尺乃有大如椀面重過百觔此非
千年長養安能至是今一旦爲人執而食之人雖殘忍究竟其心
何安且千年之物人敢食之上天必怒而龜既有知爲人所害結

孽必深其報復必慘古人有放龜而獲報位至三公者亦有殺龜而致禍全家覆沒者此未能一二悉言之矣吾願凡今之人見此龜屬有力則買而放之必邀福報無力則勸人買而放之亦種善根切勿誤食龜肉以遭慘禍更宜勸人勿食以積陰功並望勸人勿貪其壳以圖微利而結大冤譬如人之指甲其細已甚若欲剝去一甲其痛何堪矧龜之有壳切連全軀其痛苦更當何如也今欲食其肉剝其壳龜原有知其冤冤相報豈能已哉世人不知因果報應獨不思龜既爲介冑之長故龍宮每有龜丞相鼉將軍之說是過於江湖河海中必能驅遣衆類役使百族興波作浪乃其常技而粵地近海水路多陸路少百里之外非舟不行人若殺龜

倘水面相逢龜如窄巷遇仇何以得免人若放龜倘澤國偶因龜
如得時酬恩每多獲濟或構居於臧孫或報德於毛寶古既有之
今豈不然觀於對人嘆氣垂淚則靈性可知矣人苟不信後來行
舟覆沒淹溺龜若不報天必報之茲勸人以遠年他省之事人或
不信至勸人以粵東之地眼前之事現在之人安得不信卽如梅
菜高州地也咸豐五年夏日梅菜墟有人獲一大龜其一爲數人
宰而食之其一爲梅菜分府姚別駕恭訓之次子名晉蕃者買放
海中隔日宰食數人皆腹痛相繼以死餘一人痛而未死是同食
而未同宰者急往乞姚少君爲禱於放龜之地其人患若失則龜
不可食此明驗矣又如遂溪雷州地也咸豐五年春有數十人獲

一大龜欲解而湯食之遂溪王二尹之長子名培者買放海中及
秋初王二尹卸事閤眷回羊城行至肇慶爲賊擄去父子家屬分
散時賊帥住府衙中耳內常聞有人云我總督大龜帥也王培全
家宜保護之屢聞其聲未見其形賊帥乃三次發合旗使賊目求
得閤眷給以貲反省王二尹始知是放龜之報此事記信徵集中
最詳姚王兩家皆現住羊城可問而知也一食之速召禍一放之
旋邀福作受炯然又有阻善慳吝之輩云是山龜非水龜人聞此
喪心不仁之言每多不肯破慳何不看其掌皮相聯非水族而何
况我義當救其命如救人之命豈有居水濱之人則宜救之而居
山間之人則不必救之有是理乎乃阻善之人又言此大龜容易

得來數年前曾有人一日得數百龜者譬如人將死義當救之豈有一二人遭難便說要救及聞有數百遭難之人便說人數已多聽其寃死不必救也凡此阻善之人其罪過大於殺食之人夫殺食之人殺以手食以口其害物有限若阻善之人乃殺之以心食之以言其害物無窮又出財買放之人不如勸人買放之人其功更大益以財買者所買有盡而以言勸買者所買無量也立言之美與立功立德相並如果人人勸戒則龜之大小多寡由海南來者既無人買以後誰肯帶來豈不同登壽域而成無量之功德也哉人亦思不飲一滴不食一粒龜何以飢渴經年而不死也哉况聞近有自海南販龜來新會售者同夥六人不旬月皆相繼以死

又其明驗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毀廟

世上一等富厚之家有勸以濟困救貧之事則分文不肯輕捨至
於修建寺廟蓋造廊房曲室與僧道享用則千金萬金而不惜此
雖庸愚祈福所爲然尚知敬神明奉仙佛猶有人心存焉惟世有
一種假冒道學之名身作禽獸之行外強中乾以爲天地神明吾
且不畏何況於人乎夫世人不敢爲惡者以其尚畏天地神明也
至天地神明亦不畏則無惡不作矣而猶詡詡然曰吾道學人也
以闢異端爲己任甚至折毀廟宇埋棄金身以惑世而誣民而無
識者遂爲所欺瞞而不覺其奸詐獨不思聖人教人只言敬鬼神

而遠之明明教人宜敬宜遠並非矯情絕俗以爲無足信奉也况
神明仙佛廟食千秋俎豆百世香火之盛由來已久一旦毀之於
心安乎卽使無知小民先人做廬世守勿替偶爲強橫所奪尚不
甘心必且構訟求地方有司爲之申寃復業豈有赫濯聲靈祈禱
嚮應之廟宇公然爲人焚毀埋棄而毫無報應則因果之說何耶
辛酉春三月黃維藩號樹屏河南固始縣人李鶴人先生中表親
來江門小住半月席間言其縣前任有知縣某到任未久將縣境
遠近廟宇四十二處盡行拆毀金身毀壞或投於河或埋於野僧
道驅逐無所栖止梵經法錄褻穢縱橫零落滿地而某方自鳴得
意以爲吾道學人也以闢異端爲已任上憲亦爲所愚竟保薦之

升四川成都知府而去乃自毀廟之後其婦忽然淫興大發固始有號房之子丁玉婦見而悅之畜作變童帶往成都署中令管賑房事務婦頃刻不能離穢聲徧播始猶掩避久之公然肆行毫無忌憚某雖親見之亦置不聞丁玉既得內寵之勢而所處又首會之地遂乃出外招搖納賄得貲巨萬蜀藩司聞其貪枉太多奏忝褫某職嚴拏丁玉獲者賞百金丁玉携金逃回固始後告發者漸多大憲行文中州地方官解玉往蜀庾斃監中某之中篝旣遍於蜀勢難縮處欲回楚自知難對親友乃携眷往江南省以爲深山大澤可以藏垢納汙而金陵名勝之區百物皆備又可借此優游以享歌管臺榭衣服飲食之福誰知平生快意一旦運衰咸豐三

年毛賊陷南京某之眷屬數十人盡爲賊所屠戮其園亭花木與夫服食器用之物皆已消歸何有而毀廟之罪其墮入犁泥者又不知是何慘苦也使不毀廟則婦不淫雖在蜀亦何至壞官卽壞官能旋楚亦何至族滅惟其矯情沽名謬託道學以文其奸而天之覆之也乃若故作游戲使其婦傾敗之以作某附骨之疽觀於某不能制一婦雖顯然淫行亦忍而容之不惟容而又縱之此豈道學人之所爲耶乃某不畏天地神明偏畏其婦非其婦之威能甚於雷霆也或有鬼物憑之婦亦動於不自知耳否則其婦何以全無羞耻而賤同禽獸也婦不足惜某亦不足惜惜乎其同處於江南閭眷數十人皆爲某狂悖之行無辜而受累也廟毀尚有基

其之園亭則無基像埋尚有地某之閤眷埋於何地誰得謂世無因果報應哉

飛寺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少見多恠無往非恠見恠不恠何處是恠往
往理之所無恒爲事之所有如西湖邊岳王墳前鐵鑄賊槍等五
人有秦姓投於錢塘江中江深無底次日浮上江邊居民仍置故
處鎮江觀音寺無鐘忽有二鐘自揚子江下流逆浮而上居民取
其一置寺內其一取之不得從上流泛泛而去不知何往此二物
皆數千斤鋼鐵所鑄豈能浮大江水面者而竟有此事豈可以理
測之者耶乙巳冬余過清遠見河邊山崖寺隱樹間傑閣俯江朱

欄曲檻與波光相掩映額題凝碧二字舟人云此蘇東坡所書也
寺名飛來故老相傳此地原無庵刹一夕大風過去陡然添出梵
宇不知從何處飛來故卽以飛來名寺寺內神佛頗昭靈應余聞
而疑之謂寺無羽翼何以能飛其重萬萬斤亦豈風能吹至者且
風能吹其樑棟何能吹其磚瓦灰石又何能吹其基址神像龕案
一一全備而無零落散失與夫歪倒頽歎之迹繼又念東坡博雅
明通磐磐大才多見多聞若此寺而虛妄也者則必爲正其是非
以辨信疑又豈肯爲之題書以傳於後閣旣以凝碧二字而傳則
寺亦以飛來二字而傳矣此疑畜之十年未得解悟及乙卯年五
月余由滇赴楚繞道而行至雪山關前一夕宿旅店中半夜雷雨

大作震撼屋榻驚而起坐則轟轟之聲如萬斤巨炮連綿不絕動
魂懾魄至天明乃止行五六里外忽見當路一小山壅阻於前不
能往來土人云此地昨日尚無山夜四更從北邊大山後飛來堆
砌充塞須繞別徑乃可行也逾時又有土人自北來者云離此十
餘里重巒疊嶂之間有老蛟排山而出向空飛騰帶去山頭大半
壁落於此地其山崩之處洪水奔出箐澗內大石如屋者俱推湧
而去水高數丈應汪洋數百里矣余靜思此言始悟清遠之飛來
寺固非荒謬矣想其寺原在之處或有蟄龍藏於樑柱之中不知
幾多年月矣一旦龍醒騰空而飛龍本神力不可意計其大氣所
盤旋直將寺之基址一並拔起飛空而過故帶至清遠山落下龍

去寺存理有可信觀於貴州途中之蛟可拔山則粵東河邊之龍
能挾寺此亦常情無足恠者夫蛟不如龍山大於寺以余所見證
余所聞則東坡之題書皆真矣庚申六月余任江門鮑雲韶寄書
來署載寫廣東連州離城北路二十里之猴仔逕大路旁於咸豐
戊午年二月十五日飛來古廟一間木石磚瓦皆備地基階址墻
壁勿損寺內神像鐘鼓供案無恙爐瓶盞燈如故不知從何方而
來遠近居民咸驚爲異頂禮禱祝牲醴楮帛拜獻而求絡繹不絕
於是男婦老幼皆信天地間原有鬼神懾服敬畏不敢妄生惡心
則古先聖王以神道設教之意卽此愈彰鮑雲韶誠篤之人旣筆
之於書而又遠寄於退步室必其所聞親切確有指證而後以信

傳信也余以爲粵地近海大海之濱神龍旣多其螿藏於寺內也
乃其常事其螿醒而飛騰亦其常事其飛騰而挾帶寺基以落於
連州之猴仔逕亦其常事此亦何足恠哉

信徵隨筆續集卷下題目

滇南段永源錦谷著

目錄 計二十六則

忠節丐

賢智女

卮筆

異畫

輔仁

同心

身任

力戰

補元

壯氣

困亨

保泰

蒼山

洱海

荆棘

穀麥

汗吏

餓鬼

慈鵲

狹犬

賣窖

買嗣

消受

填還

君恩

臣道

忠節丐

千古論人當觀晚節而論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非獨忠恕之道應如是實知人之明應如是耳卽如人至流落爲丐乃叢過之府衆汙所歸卑卑無足高論矣而其中頗有振作綱常扶持名教不惟令富貴利達對之而生愧卽賢人君子亦聞之而興懷者此形不潔而心甚潔迹雖汙而志不汙較世之辱行敗名醜然稱巨宦者相遠爲何如耶有高丐者山東武定府青城縣人隱其姓名自稱爲青城老人當國朝鼎新之時日行乞於市或作詩以換酒人問爾能詩何以爲丐對曰惟能詩所以爲丐也人問爾有才何以不求仕對曰吾高曾祖父以來世受國

思一旦忘其舊德而求新富貴吾不忍也人問爾既爲丐能無羞乎對曰世之黑夜行丐白日驕人者其醜態萬狀且甚於行乞而不以爲羞吾之行乞與之則取不與不强光明磊落何足爲羞人問如爾所說則將如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山下而後可也對曰吾無夷齊之賢又無孤竹之地何敢妄自尊重而義不食周粟也且不聞東方曼倩云西山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乎然吾又無老子之才與學何能爲工也乃去而之通州時新令易服剃髮法制惟嚴丐乃嘆曰吾始以爲賤至丐庶可遊諸塵世教化之外矣今而知雖賤至丐亦不能聽其不易服不剃髮也然吾雖屬編氓未嘗世受位祿但數百年德澤猶在人心中心吾不忍也

乃題一詩於通州橋上投河而死其詩云本性生來是野流偶携
竹杖過通州飯筐無底撈明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腳踏開塵世
界一心歷盡古今愁從茲不食嗟來食狂犬何須吠不休其同時
又有薛丐其人焉薛乃滇南省城小東門外民人性至孝幼失恃
事父最誠妻早死遺一兒甫三歲家甚貧既無負郭五畝之田惟
存陋巷一椽之屋上有白髮老親下有黃口幼兒將欲依人作商
賈計則遠出四方何能朝夕瞻依問視將欲自己作負販業則買
賣各物何能出入顧復提携家族單寒親友凋零告貸無門衷曲
誰訴仰事俯育迫不可寬乃不得不出於乞食一途丐之心亦良
苦矣而丐之貌亦甚樂人間以樂之故對曰吾父無憂愁則吾樂

矣吾兒不饑寒則吾又樂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丐之兒已十三歲可以傭工自食其力丐之父已衰而壽終鄰里感其孝行純篤也爲之助賻者甚多丐得哀塋盡禮又搭茅棚於墓側苦塊恪守每日所乞先祭而後食如是者三年無懈其時正青城丐作詩之時薛丐見市人紛紛不定各有倉皇之色間之知崇禎帝已殉社稷又聞天下之尊榮顯達者皆全軀保妻子袖手旁觀若不在其局中者然又或各自棄其職守冀倖觀望直若身處事外者然薛丐乃攘臂而前曰天下有此大變乎衆曰有之丐曰世道有此臣民乎衆曰有之丐乃大慟哭至於無聲默念吾滇省之水盤龍江雖長多濁滇池雖大亦多濁惟五老峯前黑龍潭所出之泉最清

而有本丐乃往龍泉亭題詩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土朝如何臨難盡皆逃天經地義原千古乞丐羞存命一條遂投潭而死後人於所居巷內建三綱祠奉其木主請旌於朝得以歲時祭祀至今稱其巷爲薛家巷其子孫漸讀書成名科甲蟬聯有選翰林者豈非忠孝之後世德必昌也哉薛公可謂全於天爵者矣否則當日之王侯將相公卿大夫同爲人臣者其福澤富厚華臚顯榮豈可側一乞丐於其中而並論之耶卽今日之廟貌嚴肅壇坫光昭同享祀典者其俎豆于秋馨香百世又豈可側一勢位於其中而並論之耶甚矣觀人者不可因人富貴利達盡謂是柱石霖雨也亦不可因人貧賤流落盡謂無賢人君子也余所謂當於有過中求無

作得續集 卷十一
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亦好善從其長而已若仙佛任挾奇人
異士往往遊戲神通溷迹於塵世卑汙之中或韜光於乞丐偃蹇
之內默爲扶持善類隱爲誅鋤奸慝所謂代天地節宣陰陽之化
者此非福緣人不能遇非慧眼人不能知又當別爲盱衡尚論焉
矣

賢智女

鄉先達程中丞月川先生文章政治卓卓可稱其經濟較著多在
學校農桑水利之間余乙卯回籍姻戚司慎亭廣文言與程公有
世誼聞程公少時家貧應童試未得遊泮娶同里某姓第三女爲
妻一日岳翁壽期偕妻往祝開筵宴會三女見大姨丈皆高座賓

席已之婿獨執盃盤奔走於座客之前心甚愧忿而在父母前未
敢形諸顏色語言之間乃託故云身偶得疾欲速歸家遂不辭而
返程公聞妻驟病亦回問視乃入門妻固無恙也問之則垂淚而
告曰貧富雖不同婿一而已今見爾姊之婿談笑華堂之上而已
之婿服役堂下心竊羞之君而丈夫者也從今奮志青雲爲妻子
爭光否則誓死不再見二姊矣程公亦噓唏動念所以慰之者甚
慤妻乃收涕云君果不甘妄自菲薄由今以後衣食之計妻子操
之薄田數畝我以針黹之工換人耕耘之工則饘粥無憂我以宵
燈紡績則禦寒亦無憂所憂者不能上山採樵耳君只任此一事
其餘但閉戶讀書可也程公感其意因恥生勇因志生憤三年採

芹一日入山負薪忽遇大雨避雨山神廟內先有村男婦女六七人亦避雨其中旣霽各負薪歸逕陡泥滑村人着草屨可行公着鞋襪難行數步一跌各不顧而去惟一村女年十四五歲頗強健若憐其文弱也云我初至柴少先生柴多我代負歸公正困頓喜得所助遂拄樹枝同下山至家夫妻同謝而去窓前若政又三年矣學成擷桂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粵東循良報最由卓異游升至江西巡撫所蒞之處政教有聲致仕歸林尋代負薪之女則已嫁而貧乃厚贈三百金使買田以贍終身焉比之漂母憐信一飯之情報以千金古今人相去正未遠耳此時程夫人起居八座榮膺二品門楣生輝里黨出色回憶二姊其富其貴可同日語哉而

程中丞樹數省之緯績爲一代之名臣苟非閨中一激恐貧窮困人自短志氣天下有程公之才而悠悠忽忽不能致身青雲者正復不少也其長公子某在福建以知府候補屢署大郡皆稱賢能惜玉樓有召歿於省垣寄柩佛寺數月後家丁扶櫬回里抵家之時另換棺槨以葬外面題銜金字硃漆分毫無異及啟開審視則已故福建太守忽變作白髮老年婆閭家驚駭莫測其恠乃遣丁往聞密訪始知是閩人有喪其母者欲圖吉穴以發後昆因聞月川中丞德業位望傾倒一時而太守亦才能懋著揣其先代佳城必是大穴乃生賢哲又料其長公子已故必運回阡葬祖塋之地乃賣通寺僧照其櫬式題款以其母之柩必葬程家之祖山矣其

老家入孟濟曾告余云嗣因中丞不久卽棄世遂未能深究其謀
葬之人而老婆之柩亦曾爲之安葬也噫謀地至此何其險也舍
其生母之尸而圖他人之地設使所圖之人非如程公之仁厚也
則將拋其尸於溝壑或毀其尸於水火是彼欲昌其後而先已滅
其親誅其忍心之罪旣已上通於天決其陰賊之機何能下發於
地昔朱子治閩有圖謀陰地而盜埋其親尸於山主葬棺之下者
反控山主於朱子以朱子格物窮理之聖賢而竟爲其所悞是不
能格窮於物理之外矣故判之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
是無天理豈閩人圖地自古如斯耶易棺易尸此又格窮於物理
之外而亦有不能格窮者矣謂之性可也

異畫

余每見記載所稱畫能通靈如張僧繇之龍可破壁顧長康之人能羽化韓幹趙孟頫之馬能馳驅唐六如之美女能行動種種奇異似屬誕誕有解之者以爲畫既有其形質而作畫之人精神所貫注又能肖其姿態故物卽借人意氣生動處而附之亦出於生動也天下理之所無往往爲事之所有不獨畫之妍媸畢露或有憑生其間者觀於一草一木一石一水並非有血氣心知而尚能著靈異於人間况畫家生平心力所經營而慘淡者哉壬寅春余在楚南辰州府購得舊畫呂仙像一幅無款識見其眉宇間若有萬卷詩書之氣對之和藹如春令人矜平躁釋全圖只落落數筆

而神采丰裁無不栩栩欲生當時不以爲異也甲辰就幕寶慶府邵陽縣署書屋三間頗清朗額題隨遇而安之室階前蕉竹花鳥亦點綴不俗乃懸仙像於室中凡見者無不謂仙風道骨嫻嫻活動雖吳道子寫生亦不過是矣時有舊友孫春疇來遇室內一日天明早起對畫獨坐若寐若醒之間忽見呂仙由內行至苑中久之復自外入室靜思默玩非假非真不卽不離而實未嘗入夢也急呼余而告以故余以爲春疇妄語耳隔數日春疇又早起竊畫回新化縣去余始憶所言有因或不盡虛偽否則何以竊此畫而歸也次年冬抄余訪春疇於二百里外之爐觀村盤桓月餘余仍暗取其畫藏衣箱內以回隔月春疇來索畫像云此畫吾在家懸

之亦見其下降也余另以王覺斯字卷贈之不允又加贈楊椒山
先生字幅乃一笑而罷庚戌余携畫像赴京辛亥還楚在河南道
中車倒於河箱籠皆濕五日後至十家店僱船乃取各物晒船頭
拾此畫箱水由內流出如注揭示其內不獨仙像未潮濕卽他字
畫亦無水迹痕始訝爲異及甲寅回滇畫箱馬駝而行至馬龍州
界遇路旁牛瘋顛將馬觸倒於河撈箱到客店以火烘之則百物
皆濕壞而畫箱內仍未潮濕則又訝以爲異越五日抵滇省乃懸
畫朝夕以香花供養之恐在外失落不復携帶而出矣余自壬寅
敬愛此畫常爲臨摹欲廣贈世人同深尊奉然欲得仙像之人甚
少而欲得梅蘭竹菊之人甚多故畫餘偶存中惟於四家畫刊詩

四百首而旁通鴻雪等集皆付祝融不復更刻一字近則專寫老
鶴欲供呂仙之騎馭庶生平精神意氣得常依近於蓬瀛海島之
間歟并附題畫二文於後以誌余學書學畫師資有所由來也

題墨畫文附

其一 太長未刻

人之精神意氣視其志向以爲行止志之所向雖欲止之而不
覺自行矣志所不向雖欲行之而不覺自止矣非獨艱大之事
如此卽書畫小道已莫不然余始作畫喜山水竒境隨意構造
不竒不止又復調丹配碧枉費精神久之厭其煩矣乃寫著色
花鳥水石草木之類久之亦厭其煩乃盡洗鉛華而寄意於水
墨之間則梅蘭竹菊四者眞生平之神交矣顧始而得其形似

矣而求之者日多繼而得其筆致矣而求之者漸少再而得其
意趣矣而求之者寥寥矣而吾以爲尚未得化機也如得其化
機則人不惟不求之必且笑之且棄之且憎詈之以爲汗其紙
素矣夫吾之未得其化機雖欲止之而不能亦何暇計人之好
惡耶蓋吾之作一畫也而不知者好之知之者亦好之而吾心
慚矣若吾之作一畫也而不知者惡之知之者亦惡之而吾心
亦憾矣惟吾之作一畫也而不知者以爲是不成畫也知之者
以爲是不成筆墨也而獨有一人焉其精神意氣嘗俯仰天地
之間以爲有一事爲常人心力所易到皆非彼之所喜而獨見
吾畫而忽喜焉以爲是不成畫也乃所以爲畫也是不成筆墨

也乃所以爲筆墨也而吾心乃慰矣慰夫天旣令吾精神意氣寄夫是畫非畫之中則是造物已有此是畫非畫之機豈終不遇相賞於是畫非畫之人故吾不患吾畫爲人所笑之棄之也患吾畫而爲人所不笑之不棄之也更患吾畫之精神意氣遂如是而止也則吾無以慰梅蘭竹菊者吾又何以自慰也然則人之求所自慰者非獨書畫小道然也夫道德文章品行經濟之事亦莫不有通塞晦明之時焉

同心

道光三十年余赴都舟至漢口啟早寓湘河邊龔姓客店內房傍岸爲水衝激原舊大門基址傾圮一半矣問何不修店主云此屋

是兩姓之業故不能修先是此店有二客寄住一四川人雷又明一江西人饒玉雷自蜀販米來售舟至清溪灘壞於水僅以身免饒販磁器來售積銀二百餘金回家時挑行李下河不知在何處被賊將皮箱用刀劃開竊銀去隔日始知報官追尋無迹二人同任日久歲將暮矣他客年事匆匆惟二人冷落嗑唏店伙各加白眼腊月二十三日雷與饒閒談饒見雷精明幹練雷見饒誠實老成話遂投機饒謂云我二人天涯流落舉目無親店中數十人轟轟鬧熱店主屢欲逼逐出門情何以堪意欲結爲兄弟庶窮途有伴以慰寂寞也雷喜云君不言吾亦有心久矣吾少習命相之學頗得真傳見君之相將來必大富貴吾自算命運明年時已至後

必大發店中數十人俱無當吾意也於是二人結契雷長饒次如兄弟焉次日祀灶之期雷典衣得千錢買雄雞二隻肉三斤紙燭香酒祀灶神畢相對而飲謂饒曰自今日始守成勞力之事君任之運籌作爲之事吾任之各勿猜疑饒云諾雷令飲酒食肉儘醉飽而後已饒謂現處窮困何不自儉雷云人苦極則無生趣以後惟吾言是聽必無誤次日令饒將雄雞毛存好而以餘錢數百文買紙馬店雜色碎紙一簣又買竹篾一束夜間做成指大雞樣吹之有聲日則支掉店外買米線來以雞肉煮湯而零賣之市鎮之地人多易售不半日卽完每日存雞毛以備夜做之需如是五日夜成吹雞萬餘枚正除夕矣則又令饒亦典衣千錢儘醉飽歡樂

而臥焉。次日元旦，乃令饒紫草於竿粗合拱，而插吹雞於上，出街巷賣。年間小兒得押歲錢，聞雞聲爭賣，戲耍數錢，一校不三日，萬餘已盡，得錢數千。饒欲再做，以賣雷云：此偶爾遊戲，豈可爲常業。新正月初四日，各鋪未開張，令饒擔數千錢，送大綢緞布線店，購零碎各色剩料，如錢數。店主喜新年進助，盡檢多年碎料賤賣之。令饒擔往四鄉出賣。凡新年村居婦女，俱有閒錢，又無農事之時，各爭買備衣履，不數日，貨盡銷。再購再銷，子母相生，已成百餘千矣。饒欲守此爲業，雷云上元以後，各店已開，各貨郎已下鄉。從前是人棄我取，此後宜人取我棄。正值燈節，只宜飲酒食肉，觀燈爲樂耳。過此另爲圖之，乃往寶慶府買毛板船三隻，載以山煤至。

漢口出售毛板船者粗料成船可免木關之稅所至折而變賣獲利數倍煤炭亦利數倍然過洞庭湖遇風波十壞八九故利雖厚人不敢做二人時運正旺雷又善卜屢次往返皆獲平安未一年已成數千金饒欲再往雷止之云此冒險事今年支干不和暫且歇止遂挾多金同至江南省聚寶門內有拋積汙萊低水塘寬圓里許糞穢瓦礫之場人所不要雷訪其主而買之買後建棚房塘邊作客寓以歇挑抬出力之夫凡來宿者只挑殘磚碎瓦土泥二擔傾於塘以作餵錢故投宿者日恒百餘人半年後塘漸平雷謂饒云今歲年運大利君可仍裝煤船以來每次或十船廿船皆平穩以濟其炭換磚瓦船拆木料堆積塘邊雷開茶酒館味美則食

者多每日餘錢卽僱木泥工匠建舖房於填平空地上兩地相對
中留一御年餘成舖三百餘間與鬧熱街道相通每間可月租四
五金二人已成巨富矣停煤船不復爲於是二人各娶妻室同屋
而居或茶酒流連或秦淮風月意甚適也雷在館中見一人常來
飲酒數日冠服華美數日衣裳襤褸又數日裘馬麗都恠而問之
其人云黎蒼粵東海南人常泛海舶於外洋各國多識珍物頻年
運未順颶風覆船百貨蕩然吾在他船幸免然餘貲無多到此欲
購物因嗜賭連輸竟困客寓每每以賭謀食故忽貧忽富得毋貽
笑乎從此酒食之費或賒或給積欠頗多雷亦不問除夕前二日
貿貿然來挪借五十金以作賭本雷慨付之明日又來再挪五十

金又慨付之而去饒以爲厭雷云此奇男子非君所知也吾相其
氣色已佳來春當發達姑待之轉瞬燈節又過矣黎來邀雷饒共
飲於秦淮河上言吾昨贏數十金可作笙歌一夜遊酒酣謂雷云
吾欠君酒債多矣而又再承惠擲亦未酬君豪傑人也未可多觀
今有腹心相告吾久流落此地固有奇貨可居未能入手與君相
商肯概用三千金乎雷云可究竟何爲黎云洩之恐事不諧但依
吾言之酒館對門染房欲賣可用二千五百金購爲產以五百
金多請中証畫押凡房屋內一切石木等零物盡載於契無漏一
件雷照所言備價得產數日後具筵再問之黎往染房內細看一
遍有喜色乃屏左右密示云染房椎布石寶物也乃明初天下大

定于闔國貢此羊脂美玉太祖命藏內宮及靖難大亂後遷都燕地遂流棄民間人無識者埋沒四百餘年輝光應出若貢天府恐生枝節不如剖露箚華送蘇州覓良工製成各玩待價而沽當獲重值雷秤之重五百斤運蘇州分售數月賺金五十萬而歸將與黎平分之黎不肯受云此財君之福澤吾有福不遇颶風已早得矣必欲讓則鼎分乃可饒見世人見利忘義雖錙銖必較今數十萬金再三推讓始知二人皆奇士也愈敬重之饒意欲各收十五萬餘五萬仍作海舶計付黎掌管聽其自由皆喜雷爲卜之吉而黎載貨出海矣其時隣居有顯宦在京者家宅如虎勢其屋後破房數間雷購回以作鐵冶朝夕火氣錘聲應宦宅不利次年宦因

公被議出口雷精於陽宅潛使人告宦家人曰貴宅勢如虎屋後
治爐以火相逼恐不利須賣回乃吉宦家子果來求讓雖多金不
惜雷云我遠鄉人託貴人隣庇此房雖衣食所出願奉贈焉價不
敢受如言價甯自守也宦家既受恩酬報無術雷又謂宦家子云
貴宅勢如虎若屋後樹天燈竿大門點雙燈而矮其照牆虎眼既
開又豎尾有威不百日當掌生殺之權如其法不久朝議因白蓮
教匪構亂禍延三省奏請某官素嫻軍機遂蒙召回督師於蜀所
向有功軍威大振宦接家信備言雷饒之義且智適欲得人相助
軍務也函命來營勿延雷蜀人深知地利合饒守業如常携金往
營而以饒之名助餉已之名効力二年內奏無至秦遊加副將銜

乃辭回南間知黎海舶已回三次獲利又數十萬金一日具筵邀
黎暢飲告黎云我二人以異鄉異姓同困漢陽幾成餓殍幸能同
心相濟今未十年富已百萬貴亦二品知足不辱積而能散乃可
以安從此濟人以爲事好善以爲樂願與二君勿再經營各還故
鄉黎饒齊應云真全策敢不惟命因念昔年受店主逼逐遣人賣
其屋易其去另僱工料新開旅店應接遠客不容稍慢後四川會
館欲得此店而江西會館亦欲得乃兩置之不修以致傾塌如此
余告店主云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於此尤信天下才幹誠
實似此者尚多而同心同力似此者少矣果能如此則當今之世
又何勲業事功之不可以幹濟耶

身任

昔人有言宇宙要大家撐持便是掀天揭地也還做得何者人力
集而人心奮也若以一木支大廈工師方自極力而羣工袖手旁
觀有笑其迂闊者有譏其喜事者有幸其敗者有掣其肘者有妒
其成功以形己之短而害之者甚者不罪羣工而罪工師嗚呼誰
復肯作工師哉推艱避事者無罪固享安逸之樂慮患扶危者盡
忠反獲牽掣之禍夫富貴利達全軀保妻子人所欲也而必有以
驅之冒嫌任怨勞心殫力人所不欲也而必有以推之天下事其
誰肯任之也乃吳正甫先生獨起而身任之當咸豐元年辛亥公
聞粵西構亂卽欲効力疆場馳驅王事致身報國以馬革裹屍爲

幸其時身任雲貴制軍東川府有回匪構逆之信公乃督率戎行帶兵前往每聞賊窟以身先之故數月賊即平鎮省遠近多得數年相安實吳公所賜也後任制軍某不欲入告以回逆等屠戮焚擄之事故賊攻省城愧而自死再後任制軍吳振械嚴禁兵民不准殺賊故賊至今愈熾而械亦降調成豐三年道匪既靖正甫先生奏請軍營勦賊旋蒙兩湖總督之任其時鄂省爲賊陷正月賊去下陷安慶據江南鄂城收復張中丞署制軍事此時吳公卸鎮篆來鄂九月江南之賊聚大衆數萬回轉再陷上游各府縣虐焰莫當只離鄂省百餘里矣公馳至楚南常德府聞賊確信若使他處此縱不退回亦必逗遛數月遠觀成敗賊陷武漢我可以辭

其過賊擄掠退去我可以急往收其功賊卽據城不去後有克復之日我亦可邀其獎而吳公惟知有國事民事而已不復知有成敗利鈍與身家性命之事也乃日夜兼程而往十四日抵鄂卽日接印任事十五日賊至城下十六日陷漢陽吳公力守危城數月無恙爲巡撫某嫉構之奏調出城督軍旣掣以兵復掣以餉子藥器械諸無接濟紮營在省城百里外兵少糧匱公親執桴鼓以勵軍士時嚴冬大雪賊數萬人四面環擊兵勇無多凍陷雪中炮火不齊衆寡難敵陣亡旣多猶復力戰二日一夜雨雪愈大軍乃覆沒吳公從容殉節自用兵以來以制軍而臨頭敵以制軍而臨時陣亡者正甫先生一人而已繼而鄂省失陷巡撫遁矣設以公之

忠勇任事而得有才品者爲之輔佐贊助焉則國事必有濟故古
人有疎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誠謂大事須集益乃成非一本
所能支也聞公性情剛正而又忠直不欺人不敢干以私一切使
詐使貪使暴之輩皆不肯爲之盡其力以至於敗五年冬收復京
口沌口等處之先王軍門錦堂請乩問事適正甫先生降筆問公
應生天何尚在楚乩筆云吾抱忠貞而不能平賊乃數也茲奉帝
命主鄂省城隍事今楚刼將完天運已轉君輩當努力爲之吾隨
處必爲默助也問前程云人爵有盡天爵無窮筆不再動後王軍
門每以少勝衆非公神助耶收武漢未久卽終於火非人爵有盡
耶蒙賜卹有功地方立專祠以祀非天爵無窮耶楚乩自六年冬

收復武漢之後一體肅清數年安堵則楚劫將完之言亦驗矣吳公生前耿耿孤忠死猶惓惓國計民生此豈非十數年來所僅見者哉

力戰

秀才而身經百戰者少矣身經百戰能所向有功則尤少以力戰有功之人至於捐軀報國生無顯榮之賞死無卹典之優若無人爲之表揚其心曲豈不含冤泉下而寒天下志士之心哉李光榮者四川人年三十八歲身材短小而精悍過人有膽勇其才不可羈遊泮後在鄉村課蒙度日山童數人束修所入難以餬口乃棄紅硯爲塩店記賬書寫之事咸豐三年賊陷江南淮塩不能上行

兩湖資川鹽以食價甚昂自川運至者利恆數倍東家乃載鹽十餘萬斤囑李販於荊州得錢七八千串時冬十二月賊再陷武漢各府州縣失其大半惟剩荊州一隅亦震動危急李自計數千金在客途中與其爲賊所劫不如散而募勇爲國家出力乃招集川河中扯纜無聊之輩得二千餘人投効軍營生力之兵有進無退所至賊靡收回地方頗多以功保知縣四年五年之間無月不戰收復州縣亦多保加同知銜賞花翎因李性剛強遇事多傲上而愛下故功雖多而官階不進其影射李功以成名者府道且不少也五年十一月困賊不得出城各紮營逼賊卡墻外李之營盤實當頭敵城上炮子可至營中賊屢欲劫其營而不能乃夜使奸細

信後集 卷下
以火焚之亦不能六年與賊相持或隔日出隊或連日出隊百戰之功營盤雖十餘座而李實當先每在臬帥中軍帳犒飲余常與同席看其恂恂柔懦言語樸實與臨敵若兩人此所謂士不可以貌相耶有魁蔭亭者以知府爲制軍營務處凡各營請餉報功先由營務處而後可達於制軍李因論事爲魁所嫉思中傷之將克復武漢之時乃調李率所部往隨州解圍土豪趙庭壁隨州人與賊相通聚匪萬餘武漢城中之賊爲官軍久困勢甚蹙趙庭壁以衆匪陷隨州而據之號稱楚公旣欲分官軍之勢又欲使官軍腹背受敵勢燄甚張安危之機甚切思可以勝其任者惟李稱強魁乃札李前進陽若倚重之而陰實傾陷之也李奉札尅日啟行領

半月餉卽往甫二月攻復隨州城殲趙賊首級解至大營請功魁
謂遲延也准其將功抵罪出力弁勇均無獎保李又請餉魁謂現
已撤各營之勇何餉之有李又請賞犒魁謂收武漢者尚無賞况
收隨州何賞焉卽日併撤退所帶之勇令各散去於是衆勇大不
平譁然闕闕謂吾等捨命苦戰收城斬賊無數又獲楚公今餉不
發功不保賞不給反欲撤逐而去將合我等何往不如聚而爲亂
李彈壓不下乃云我現受國家五品頂戴爾等若不遵約束甯殺
我不得爲亂衆譁然曰豈可因一人不從而碍數千人的生命耶其
兇橫無禮而又忿怒填胸者乃以矛刺李死李旣死衆散而爲盜
未久魁蔭亭亦無故暴死故李以百戰功勞官職無晉身死無卹

含冤地下能不悲哉夫以李之才勇若使當軸執事中有知拔擢
之人按其功而疊保之則雖位至二三品亦不爲愧乃蜀人旣無
顯宦在鄂而蜀勇又多妒嫉於下李安得而不冤也余在楚營五
年見蜀之人才亦不少而每爲同黨所暗害如劉光裕者年廿二
歲貌文秀如書生以蜀之餘丁來營武勇膽識兼優余爲請於統
領付以勇六百名帶之劉衣紅甲騎白馬執長矛懷火蛋每臨敵
縱馬當先見其矛向左則馬轉而左矛向右則馬轉而右矛下插
則馬前馳如飛矛上立則馬頓立不動叠著戰功保以藍翎守備
劉能得上中下三等歡心每修牆濠此人堅實而又早成每啟行
劉作前鋒所過浮橋擺渡歇宿飲食巡警等務不動聲色事事皆

備余謂是將帥之才也年雖少提鎮轉瞬可得不料同黨相爭門
劉往勸止之人多雜亂之時有嫉妬者於暗中放抬槍其子中入
劉腦登時卽死查兇害之人未得余爲痛哭三日邀同事湊銀三
百兩付劉之兄扶柩歸蜀野史記羅成勇而不壽劉生時人皆以
小羅成呼之果不壽使劉而在則當出張國樑之上矣又有劉尚
義者亦蜀人先從僧王收連鎮保以藍翎守備北軍撤勇乃帶五
百人來楚投効當途無收用者乃打野戰俟官軍與賊出隊對敵
之時劉從旁殺賊首級到營請賞銀兩以爲養衆之費制軍恐其
作亂也遣水師擒之而不能得遣馬隊擒之追劉於村巷劉取人
家方棹數張仰置地上馬不能過而劉去已遠臬司欲羅致帳下

使人招之劉疑其誘也不來余令謝天爵往邀之劉至余見其魁梧壯偉雄傑之概氣壓千人武勇旣精膽力尤大以手抓案木爛五痕余乃開導以爲國家出力名標千載若誤入歧途玷辱祖宗劉悟再拜稽首改名劉忠引謁臬帥劉退云看此公非能用我之人也余方欲爲謀出頭之路適制軍札各營撤勇不復發餉劉遂去後聞劉在客房中睡已熟爲同黨嫉妬十餘人執刀矛攢刺之卽死吁此人若有用之者使帶數千人獨當一路雖古勇戰名將與之馳逐疆場角鬥爭勝恐亦頡頏無所遜也惜其鴻毛自輕又誰爲之悲傷也哉

壯氣

庚申冬至歐陽小韓以函來問魏叔子云大亂之時袖手則不仁
濡足則不智然則當用何方以處之○余應之曰當求壯氣方古方
治之補元湯可治於無事之時○所謂病緩則治其本也○壯氣湯可
治於多事之秘○所謂病急則治其標○而標病之藥宜助氣爲上
洗伐者次之○蓋氣旺則風邪寒熱皆不能爭勝而後加生軍芒硝
以盪滌而制導之○則正氣不傷而病根可除○然而求其藥甚難也
昔龐德公司馬徽處極亂之世乃能薦母龍鳳雛使之出而整頓
乾坤而已亦得相安於猷猷○似此乃非袖手○亦非濡足○旣仁且智
故後世仰望高風以爲不可及○自古國家建功立業之人皆其先
爲人所棄置而不肯收用之人○一旦風雲所會知遇之契出乎尋

常乃能奮發激昂逞其雄傑之氣而任人之所不敢任爲人所不敢爲其精神意氣皆若於鬚眉間凜凜有壓倒一時之概卽如漢末人才薈萃文武勇略超絕古今何以不爲獻帝用而爲三國用何以在獻帝時便無能而在三國時變大有爲也夫天下不可謂無人材也如靖康建炎之亂無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之中自有許多畸異之人宗澤在東京延攬收羅四方豪俠甚多力請車駕以圖恢復只緣汪黃輩一和字所誤後無糧餉而宗澤先死羣雄遂散之四方當軸既無人收羅又或爲饑寒所迫致違其本心苟且延旦夕之命後來與兀朮相持所以屏藩天下諸將能立功名者大半皆澤所延攬之人可見時勢雖不同治亂雖有異而天下之

尤究未嘗無才也。由上而論，漢高碩材，皆棄不用。如蕭、曹、張、韓，又皆羈玉，所不用也。雲臺功臣，皆衰平，所不能用。而光武猶擢而用之。凌烟功臣，皆降煬，所不能用。而太宗猶擢而用之。由下而論，五代所不用之人，宋起而用之。而文、明、光、治、南、宋所不用之人，元起而用之。而中、魯、歸、屬、元所不用之人，明起而用之。而中、知一。總自古及今，強弱之時勢，雖不同，興衰之治亂，雖有異，而人才之多寡，成敗實侷乎用與不用之間。其用之者，當途有知人之明，有容人之量，而人才之敗者，亦成。其不用者，當途無知人之明，無容人之量，而人才之成者，亦敗。觀於世之衰也，若天下極無一才矣。觀於世之盛也，若天下是處多才矣。乃極無一才之時，仍是

極多有才之時而極多有才之人仍是出於極無一才之時而後
嘆天下成事之時其人才未加多天下敗事之時其人才亦未加
少特禱乎當途之用與不用而成敗之勢亦可秘今魏叔子曰袖
手則不仁吾自顧吾才不足以撥亂而反正也而或以空疎寡效
之身不自度德量力妄存一倣倖富貴之心出而誤天下蒼生之
事卽不袖手亦不仁也又曰濡足則不智吾自顧吾才不足以撥
亂而反正也而或以和光同塵之心不自居安思危但存一朝不
及夕之想退而處溝瀆積薪之地卽不濡足亦不智也余故云惟
力求賢木推之挽之使置身於有爲之地而所薦之才又能轉相
汲引愈引愈多人亦既盛正氣乃壯而一切邪熱風濕之症俱可

以一洗而除之則是壯氣湯者真仁智之方也。不然使蜀漢之時若無諸葛出而維持正氣則水鏡與孟黃諸君子其能安然於林泉耶。余所言求藥甚難者何也。氣不壯則不振。氣不壯則必餒。氣不壯則不可用攻伐之劑。氣不壯則但思和順之方。而欲壯氣宜先求藥。藥不多氣不壯。藥不真氣亦不壯。有方無藥不可也。有藥不製不可也。此近時急症也。卽今日軍政也。余從事軍中六年矣。竊見日日籌餉而餉愈絀。日日徵兵而兵愈潰。又何也。其大帥保親昵之私。顧室家之富。其戰將有猛厲之氣者。無駕馭之才。或有籠絡之術者。多奸滑之習。其統領虛冒眾軍之餉。掩沒戰士之功。其偏裨無約束之嚴。而有尅扣之私。其卒伍擄掠則有勇往之能。

臨敵則無剛強之概其鄉團常懷觀望之念實無自衛之忱凡此皆非真藥皆非法製之藥也豈能有濟於時症乎乃有真藥矣或製之不得其法或置之不得其所或屢用之使竭其力或久不用使消其精或雜用之使溷其質或小用之使枉其材或症與藥不對症反廢其藥或藥與症不對藥反害其症此皆不能壯人之氣而除人之患者也能壯人之氣者必如陽明先生所云本之至誠以立其體植之善類以多其轉示之以無不審之量以究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泯之機以燭其姤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者退然爲之後以先之必如是之人而後可爲有製之

真藥而後可以壯人之氣而除人之疾果求得如是之人輾轉而薦之大有爲之地使得一展其大有爲之才庶可免於袖手不仁濡足不智之咎乎願有心人共起而求之也

保泰

天道惡盈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且如此何況於人山高則崩水濶生浪地且如此何況於人花香生重樹大招風翠以毛喪命象以齒焚身草木鳥獸且如此何況於人余嘗見寒士之家每年課蒙得二三十金一家衣食有餘或得教官每年入百餘金一家衣食亦有餘乃得州縣歲入數千金動言無飯吃矣再得府道歲入萬餘金動云虧欠若干矣又再得監司督撫歲入數萬金則言公

私積欠甚多貪得受賄雖至百萬猶恐凍餓焉此真不可解者也
余又見寒士進京應北闈鄉試挾數十金往返有餘及舉人進京
會試挾二三百金往返有餘及州縣進京挾數千金往返不足矣
至府道進京挾萬金亦以爲不足至監司督撫進京挾數萬金猶
以爲不足同是進京也何以費之多寡如此懸殊哉此又不可解
者矣及余自行進京三次始知其由寒士以至大員其進京也同
一歇客店同一吃麵飯同一坐騾車其用銀自數十金與數萬金
不過多爲僮僕與店家車夫勾通而瓜分之而其所行猶是此路
也所歇猶是此店也所吃猶是此飯也所坐猶是此車也寒士極
少而大員極多亦何苦以衆人贈送之多金而徒爲此僮僕等侵

蝕而濫用之也而何不以此濫用於僮僕者而濟諸窮困也又何不以濫用於路途者而無受人之贈送也古有大員而單騎赴任者今何未之偶見也古有大員而僮僕一二人者今何未之偶見也司馬溫公入相蘇東坡謁見其僕稱爲君實秀才何其僕之少而久也使今之大員皆能如司馬溫公之儉樸則大員無不充足矣使今之府道皆能如州縣今之州縣皆能如教官舉人今之教官舉人皆能如課蒙之秀才則無不充足之人亦無不廉潔之官矣此保泰之道也而今之官場不然也官只一人耳而官之跟者則又有三小焉跟之三小則又有四小焉分而推之已數十人百人爲索官眷亦只數人耳而官眷之服役則有老媽嫂子奶娘了

頭焉老媽嫂子奶娘了頭等又各有其親屬焉分而推之已數十人百人爲索於是官一食也而百人食焉官一衣也而百人衣焉官一器用也而百人器用焉則數千數萬之必至於虧欠必至於無飯吃必至於貪得受賄而不足亦勢也非託詞也不知爲其官者亦何苦以一人爲官而令衆人分其肥也又何苦以衆人分其肥而一已受貪婪之名而任無窮之累與擔無窮之憂也恐非保泰之道也而今干戈之世官途無常遷徙亦無常盜賊去來亦無常每有驚恐之地倉卒之時不知此百十人者將安置於何地也又不知此百十人之物之挑者抬者又將措辦於何處也又不知此百十人之各携其眷屬者將謀生以何術也又不知此百十人

謀生無術安置無地者能不累此居官之一人也又不知此居官之一人能久於其任也卽久於其任不知能三二十年不卸任也當大亂之世又不知長此任內能保無兵戈烽火之失也此又勢之所必至而情之所應有初非意外之憂也孟子曰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然則人生於安樂豈不死於憂患乎此又理之所應有而機之所必至並非意外之事也觀於江南江蘇安徽富貴繁華之區其在任各官候補各官在籍各官數年以來是何情形則保泰之道所宜先矣

蒼山

滇南大理府城外有蒼山九峯疊峙如青玉筍如碧芙蓉惜其遠

處邊隅若在中州近地將與各名山勝景別置一位於人寰焉無
論其陰晴爽氣風雨離合妙景竒構洵爲天下之大觀卽如一石
已超越於四海九州之外矣余曾見一片石長不盈尺高山下有
流泉山傍喬松二株下坐一人橫琴膝上山頂圓月在白雲間恰
是山月照彈琴之句又見一片石高二尺許山雪壓樹欲折一人
騎驢過橋一童瑟縮隨後確是孟浩然踏雪尋梅意也其他所見
鳥獸虫魚草木花卉人物器具百端不一而皆精神機趣活動如
生肖形如製至於山水之竒則合古今畫師妙法盡皆會萃其中
其平遠真倪雲林之筆其深秀真黃大癡之筆其奧邃真荆關之
筆其蒼傑者真米沈馬董之筆凡所爲斧劈亂柴披麻大點小點

各家皴法無不神似而着色之淺深濃淡烘染之厚薄輕重亦恰如其分際而無加多加少之痕迹其顏色大青大綠赭石蒼碧黃紅紫翠等料若皆一一調配停勻隨其情景結構之筆法而斟酌點染得其自然更有水墨潑墨戲墨之法尤爲變化無端出乎人心想像之所不能到與夫大筆頭之包筆掃筆飛筆意筆寫筆又皆揣摩倣效慘淡經營之所不能及凡此皆世人各有所見各有所聞流通傳播於天下富貴雅俗之家實屬名不能命數不能計者矣余不解天地何心而以此竒之又竒秘之又秘恠之又恠精之又精者不知費幾多氤氳化醇幾多醞釀融結幾多肇造蘊蓄而後乃特藉化工之妙一一而露布宣著於衆石之中余甚恠天

地當時必在盤古開闢乾坤之氣尚屬孩童好作遊戲故任其劇
弄無端嬉耍無節一片閒心閒情無所發洩靜之難與爲靜動之
難與爲動特遣五丁六甲偕木客山魈魍魎魁舉此山石描之
寫之刻之畫之淋漓盡致不留餘力而後已不然似此磅礴鬱積
堅凝奧邃大氣盤旋於中菁英輪囷於外設使天地而肯鍾之於
人也則將間世而一生或應運而一出吾知若而人者挹兩間之
秀氣毓歲月之菁華含蓄古今光輝日月必能爲霖爲雨爲山川
生色大之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次之爲蒼生之仰望爲濟世
之勲猷小之亦爲昇平之人瑞爲盛治之表坊豈非國家之寶席
上之珍也哉而惜乎僅鍾毓於蒼山之石也夫石中另有天地以

生苟有不齊之類此大可恠者也自人人隨處見之習以爲常則不驚以爲恠矣如鬼神洋洋乎陟上降旁以維持善惡之機贊理陰陽之化潛驅默運人人不得而見之少見寡聞則皆驚以爲恠矣甚矣世俗之人可語以所見而不可語以所不見也

精誠

凡人精誠所結可以動天地通幽冥感萬物格異類出入水火行止風雷故愚公移山精衛填海梁妻倒城竇娥飛霜要皆正出於竒竒歸於正情之所在理有可通大理洱海在蒼山之下水濶百里百物生焉中有猪婆龍千年老恠作浪與波往來舟楫每爲所害海濱村人名非應宿娶妻壽氏薄田數畝以資衣食無事之時

持竿垂釣得魚易塩一日獨釣靜坐石磯之上忽水中伸出巨爪
拽入波心至夕妻往尋之則簑笠竿籠猶在而人杳然無跡其夜
夢夫回家云我爲猪婆龍攝去欲配作夫我義不肯從被囚於磯
前水深處以石壓之甚苦爾爲禱求於蒼山之主或得放歸否則
沉淪無際矣妻問山主何人焉往求之非又告云山頂古廟卽是
也妻往求之其夜又夢夫來云孽龍知爾求神移我於更深之處
而施以拷掠愈加苦矣次日妻登山而哭於廟前晝夜不絕聲淚
盡繼之以血乃有雉傑狀貌古衣冠人年五十餘來問何情妻告
之故其人解腰間帶授之曰爾持此帶於磯邊投水中爾夫若浮
上則可活不然難再生矣妻拜謝立身則其人已渺知是廟神也

又再拜謝到磯投帶忽見波翻浪滾之間帶化爲龍與猪龍相鬥甚猛爪劈猪龍身爲兩半海水赤里許神龍向空飛去孽龍浮水面而夫之尸不浮知其死矣又往廟前哭之至七日妻死里人爲葬於所哭之地後其地上出白雲一縷漸漸展開則大風忽生將海波掀括立高如山兩邊分開望見海底巨石壓一人如生白雲漸收風亦漸息波平浪靜世人謂此雲是望夫雲也昔有望夫而化爲石者此亦有望夫而化爲雲石爲雲根一氣相生古今無異自後洱海無覆溺之患大小往來之舟共慶安瀾惟每年三月之間望見葬處有白雲矗立則皆約曰望夫雲起風浪將生戒舟勿行於是居民感山神除孽之恩又感夫妻生死之義城鄉遠近賽

會迎神香花牲醴酬答虔忱土人繞海唱歌婆娑而舞吹笙跣足
匝月爲期風雨調勻年穀豐稔惟山之靈想白雲亦與有力焉夫
非應宿與壽氏特愚夫愚婦耳而精誠所在可以感神可以除孽
推是心也以之事君則國家艱大遺投何有不濟以之臨民則蒼
生水火熱深何有不拯以之奉親何有不孝以之處友何有不信
扶綱常立名教厚風俗宏經濟豈復有過精誠二字者哉蓋壽氏
之於非乃夫婦之私情也而能以情死則情之正者也所謂夫婦
可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賢亦有不知焉故古今記載如樹可連
理鳥或比翼種種竒異駭人見聞淺之實兒女之性情深之有神
明之變化易謂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良以夫

婦之道立則父子之道自親而君臣之道乃明三綱燦著一以貫之此夫婦所以爲起化之原也倘天下後世之爲夫爲婦者皆能有非之義有壽之節則夫婦之道何至於苦哉是知情之正者性之充也推而至於君臣之禮父子之恩兄弟之和朋友之信皆此情之一字所爲相維相繫於不敝耳人至無情大道不明倫常攸斁天地以傾四維不張民乃作慝天下滔滔所由相尋於亂也乎願各積精誠以挽回狂瀾也

荆棘

咸豐十年九月山西陳煥亭在退步室言其鄉人楊勛係平陽府臨汾縣秀才其先人本富足之冢自乃祖乃父好作濟人之事家

漸中落至勸則貧而窘矣一年除夕將所穿藍布袍持往當店欲
押錢數百文以了零星欠項當店伙伴嫌其破舊不押勸忿然曰
典當原以濟人之急有衣不押何刻薄乃爾若是我開當店雖死
孩亦肯押錢與人爾等碩腹奴全不替東家行方便恐不能長久
店伴曰爾何亦貧困至此也揚勸語塞穿衣悶氣而回路過田野
間爲道傍荆棘掛破衣角勸愈忿云荆棘亦欺人乎只剩此舊衣
尚爲扯破古人比小人如荆棘真勢利之物也旋轉一念云我何
不去此荆棘免得又掛壞他人之衣於時手無寸鐵乃以破衣墊
手儘力拔之其根深難拔者則以石敲斷枝幹愈拔愈多日色西
沉則又自計云我今夕回家明日元旦已過卽取鋤鏟雖十日八

日亦必芟除此滋蔓之物於心乃安偶見巨石敲根之處陷一土窟隨用斷枝撥開視之中竟有藏緇纍纍也窮極之人得此意外財不覺喜極而悲淚零滿襟自念此後可不受小人氣矣急趨至家呼妻與子各負囊袋乘夜往返盡取而歸次日遍告鄉隣設醮謝天延請父老歡飲連日又出其有餘分潤里黨之孤寡貧困與夫衰弱疾病者其妻子阻之云多年窮苦一旦發跡何又不知愛惜銀錢只恐仍蹈前轍也絮絮叨叨常聒於耳勸乃解慰之曰爾輩只如那土窟內少得幾錠心下便自快樂了况別人受苦與我們貧苦之情一樣難堪何忍坐視不濟乎數月後遂以巨金在前不押衣之當店對面新設典舖開張之日懸燈結彩鼓樂喧嘩遠

近賀禮爆竹之聲不斷衣冠臨門道賀雖數十年不往來者亦無不來正當歡會之時忽有無聊乞丐用破蓆捲一死棄之孩置櫃台上要當押銀兩各伙皆憤怒不平攘臂欲行毆逐楊勛心知是對吉所使之以實前忿激之言因自念吾本貧窶偶然發富撻賺彼店生意無恠其嫉妬而作此虐戲也因問乞丐要押若干銀丐云需二兩楊勛卽命付以二兩銀囑將死孩俟人靜後埋於本店後園內若棄之野外恐爲鴉犬所食或乞丐來贖藉端生釁也孰知二更之時鋤地理孩啟土未三尺忽得磚砌甕洞如古墳狀以燭照之燦燦有光使人下探則大窖填滿皆上金也至是楊勛之小富一朝而成大富焉由此樂善不倦見義必爲子孫振振其儲

蓄難以數計真是如坻如壩者矣乃嘆勸之典衣不得因而拔棘
獲蠶勸之抑尸不怨因而埋孩發窖皆對店嫉之虐之而不知適
有以成之也然非世代濟人因行方便而家貧則造物者亦何肯
巧以相償直使小往大來有如是之千倍萬倍者乎

穀麥

天下功德之大莫過於散糧賑饑卽天下罪惡之大亦莫過囤糧
害民而散糧之獲福最速卽囤糧之致禍亦最速己酉年余在零
陵縣幕四五月歲大旱民間雖有錢不能得穀三月穀價八百錢
一擔隔一月驟昂至一千九百文一擔鄉村富戶穀愈貴不肯賣
於是四鄉窮民無食羣聚於囤穀處卽搶奪之幾至大亂城內各

米店俱閉人心愈慌胡約齋先生出城見有餓死於路者余與胡公商酌請將城中倉穀三萬石照市價發糶與民胡公恐填倉之時賠累過多余約計穀縱貴賄至五千金止矣胡公欣允白於府適郡守徐毓珊阻之謂宜稟請稟司候批乃可行余謂胡公若俟司批回至速須一月爲期何以濟急次日卽行開倉城鄉遠近來糶如雲民得食漸安胡公爲禱祈雨澤三日滂沱田疇俱足人心已定其年秋收大有穀驟賤買穀上倉一月已足核算出入長銀五千餘金徐毓珊旣忌其得名又忌其得財送徐二百金其心始悅於是鄉耆士庶作胡公甘雨圖以頌德政卽出所餘五千金修建龍神祠並新建蔣公祠蔣公者漢相蔣琬請仙降乩云奉帝勅

總督湖南全省龍神事而蔣公又零陵人故建專祠以酬宏惠此舉也本擬賙五千金轉多餘五千金其獲福之速何其巧也同時有劉顯俊者山西平陽府臨汾縣河西人家巨富無子連年大旱赤土數千里不論貧富皆無餘糧可以作種當播種之日約與其妻商曰現在旱無遺種鄉鄰遠近饑餓甚衆吾二人若無子雖積多糧亦復何用吾早欲發賑賑濟但以饑餓既多而濟以一月不能濟以一年今若借人作種倘得豐收不惟濟以一年且如濟以數年矣豈不所施者少而人獲濟無盡耶其妻亦怡然樂從遂發頻年積貯麥種千餘石借與遠近作種還與不還聽其自便次年歲大熟三年之餘綽綽寬裕也其冬劉妻生長子連舉二男三

男後皆成名其諸孫亦各遊泮而顯俊丰采煥發至八十歲猶顏如渥丹家計日益豐田連阡陌屋連棟櫟鄉鄰皆卜其後澤正無量也如此翁者積德濟衆何其仁也家內固餘糧門外多餓殍若不發散衆必搶劫而翁乃發於播種之時人之感我者深我之作福者厚今年行之今年得子子孫繼繼承承俾壽而昌又何其知也而世亦有因不仁卽不知因不知卽得禍而財亦空者

慈鵲

江門衙署大堂前古榕二株大數圍蔭數畝數百年物也各色鳥雀多巢其上中有喜鵲窩較大咸豐九年春間鵲哺二雛一頑童上樹探巢取其雛去忽聞老鵲唧唧作聲則有應聲而來者漸來

漸多飛噪往返逾時卽有數百鵲鳴翔上下環繞於衙之左右而老鵲之音倍覺悲切余聞而異之命僕察視始知失雛之故急令差役往尋頑童給以百錢取雛仍置窩中老鵲啞啞頗有歡喜之音而各遠來之鵲遂翔集滿樹不復作聲久之亦四散而歸鵲微鳥也深有愛子之心朝夕哺甚屬辛勤一旦爲人竊去悲慘可知鵲若自念吾之子爲童所取吾力不敵童將忍而棄之乎必斃吾子矣將鳴寃於主人乎雌雄叠鳴主人聽慣不以爲異惟求助友聲則因友及友呼其羣引其類十唱於前百和於後非敢聚衆滋擾也只欲以哀鳴嗷嗷聳動聽聞主人必異而察之旣察其情必還其子則是借衆鵲之交鳴共積惻忱以感通於主人也此亦

如聯名公呈以達上下之情也噫鵲慈矣而又智矣夫盡鵲之性
卽以盡人之性誰謂人而不如鳥乎乃世人每有溺其女者又有
棄其子者雖或貧困所迫抑或事勢所阻以鵲較之何以爲心無
如新會閭邑向無育嬰之局於是乃與良友鮑雲韶商之幸得聶
亦峯明府廣其惠而育嬰之社以成今而後鵲之感通於余者余
亦可言無憾於鵲矣故五月十五日生三男臨產時有鳥大過於
鵲而聲類於人長鳴五聲向東飛去其鵲所邀來而爲羽虫之傑
者乎何其聲之異也

俠犬

陳煥亭又言在京貿易多年曾聞開羊肉床回子哈豐者與其子

哈二掙共住於得勝門外每日殺羊零賣不知害幾多物命矣其相好張黑亦回子以販馬爲業每年出北口外買馬百十疋到京售賣頗有利息來時卽住哈豐店內歲以爲常一日張黑在途間拾得小花狗一個愛其毛色遂置馬背駝籃內早晚餉之狗漸大矣力猛心警隨羣馬而行頗能護衛行李每到哈店一住恒二三月狗爲守臥房不他去其年馬價甚快利張存銀七百兩於哈豐處哈欲暫借此銀買羊一羣日賣日還不兩月可清本銀而利亦有餘張謂今纔十月馬價得手而時尚早可以再出口一次存銀未可動用哈見事不諧其夕與二掙商量遂生毒心故意勸以酒張大醉臥後園檯上乘涼二掙從背後以宰羊之法插尖刀於脖

內張卽死哈父子抹乾血迹夜間拍在城脚處以土掩之若爲路斃也者殺羊之家雖有血痕人亦不疑哈颺言張昨日携銀又出口販馬去人亦不疑其日狗不知何往亦不爲疑隔三日有兵馬司衙差役二人承公事過城脚路邊忽跑出一花狗來啣甲役衣角以石擊之旋跑開又復來啣乙役衣角擊之仍跑開旋又來啣衣連連搖尾再擊之則跑二役怒追擊之十數步外見花狗雙足抓地浮土旣開有人足露出狗又抓頭卧處浮土開見辮髮有血糊二役忽悟曰狗非欲鳴冤乎狗則尾急搖二役曰果冤卽從我到衙申去狗又急搖尾遂隨役至大堂前狗狂叫不止內問其故役述其情宋指揮者亦有心人也卽坐堂喚狗問之若有冤乎狗

悲鳴流淚宋卽簽差六役令隨狗至屍處查驗明白並喚狗可領
六役拘兇手來狗急急搖尾出衙數步屢回頭看役從之行
則向前而跑稍遠又回頭待役頰行頰顧直至哈門狗見二掙直
立噬其頰哈豐持刀來逐則六役已將父子緝鄰呼街鄰告其事
拘至衙中哈猶狡展帶往屍所驗訊乃服其罪解刑部論抵花狗
從此常在衙中不他去人人知其爲主申窺報仇多以餅麵飼之
狗亦得其所矣狗畜類也不知忠義爲何事亦不知好名爲何物
而其感人豢養之恩必欲酬之報之此心乃安雖古豫讓之俠何
以加焉世有反噬其主者視此狗能勿慙愧否也余昔在軍營每
賊踞處見各村鄉門前皆有死狗初疑是賊殺食何以尚有皮毛

四肢後察其情乃知人家逃難一空狗爲主人守門無人飼喂以致餓死而不遠去此亦可見其愚忠愚信至死不變也余故願世人永戒食犬不惟培養德行且免瘟疫厲氣焉

消受

人生享用最足折福農耕女織費許多辛苦始成衣食而安享者衣必求華美食必求豐腴更加驕奢淫佚種種過分卽不作惡已難消受獨不思吾何功何德而天地獨厚待於吾乎世間百工技藝商賈力役無不以三百六十日之勤勞乃得粗有衣食二字惟衙門中人不勞心不勞力吃現成飯賺容易錢致富甚速而致窮亦甚速故諺語云田地錢一百年生意錢三十年衙門錢在眼前

來之難則去之難來之易則去之易盈虛消長理應如此其中蹊
隨下人名卑役賤所得之財或宜享用而往往不數年卽成巨萬
再數年遂已落窠非其人不善理財乃暗中有耗鬼爲之消滅也
然隨從之人其子孫亦常有富貴發達者必其人遇事方便既不
矜傲於官亦不虐取於民則爲善亦易所謂公門中好修行也惟
慕友一途以庶人之身而享士大夫之福無官之位有官之權無
官之分有官之勢官俸千金幕俸亦千金其名甚高其實甚厚若
不乘此有權有力之時多作濟人利物之事則盈于纍萬之財何
以消受之也而幕中往往賣批鬻法出入人命故得好結局者百
無一二而亦有並未作惡只不肯作善竟至無一好結局如余同

事者可以靜驗焉余在楚幕二十年東家胡約齋先生理學善人
也所作陰德難以數紀東家好善則幕友亦何從得過乃俞廕堂
紹興人歲脩千二百金儉食省用積十餘年存萬餘銀滿載回籍
舟至楚北爲賊劫擄一空支身逃回長沙年七十餘寄宿冷廟沿
門托鉢以終其幫辦裴葆臣亦紹興人年富力強吐血而亡洪仲
安年六十杭州人歲脩千金積得數千銀身死爲所買之假子與
續娶之小妻各携銀物逃往東西以致旅櫬難歸朱璧山江蘇人
積貲無多年未五十癆病以死旅櫬難歸戴新泉年五十江西人
因事收監閹家凍餒流離范小園江蘇人年五十患竒病兩足如
硃染以死胡鹿園甯鄉人年六十得顛病以死胡公待友情長在

任二十年幕友只數人而皆無結局非數人有爲惡之事也只是各人不肯行一方便之事遇有困苦貧病勸伊等出百文錢則笑以爲迂任爾生死所關伊亦一毛不拔故同歸一轍此數人者與余共事十餘年而年齒亦不相上下今皆大夢不覺生時一錢如命死後命去財空古人謂容易得來之財若不作些有功於人之事如何消受得去余甚嘆息諸友並無過犯惟享用安逸遂皆折福如此况幕中而開後門者其結局亦可知矣而凡世人之享用過分惟知奢侈自厚者其結局亦可知矣丁巳余回滇省北門外有浙紹享堂圍牆內寬百畝荒墳纍纍以數千計正殿五間木主堆滿亦以數千計問之守門人云皆是歷年刑幕死而不得歸者

噫悲矣

填還

俗語云欠債還錢殺人填命此雖俚言實千古不易之理乃近時官與幕其貪酷者無論或性情慈善往往偏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於是殺人者每不填命以故殺改爲誤殺又曲爲減等辦成府徒其殺人者只如出門數百里外二年餘回家直無事矣旁觀之人見其殺死某竟可不填其命於是兇暴成性者旣肆行而無忌卽奸猾狡狠者亦效尤以爲常將被殺之人不惟冤無可伸怨無可釋且若死所當死而仇無可報矣此厲氣鬱結盜賊日多天下安得而不生亂耶而幸也有鬼神以爲之維持也陳煥亭言其族住

平陽府東羊村有堂兄三人長名陳永忠二名永孝三早死四名
永恒家道小康因與堂姪陳來子爭田有隙兄弟三人共毆來子
次日來子坐井上詬罵立意三人來毆卽投入井中以死三人恐
投井亦不敢近身隣居劉姓見禍機已伏力勸來子回家行至大
門外陳永恒奔前取門扛木擊來子傷其足倒地再擊之中其小
腹立死逾時又活隔二日真死矣嗚於官辨從輕減府徒二年半
而歸歸無幾日永恒見來子常從其後又時出入其家永恒之子
十餘歲甚鍾愛焉忽兩足不能行痛甚諸醫不效遂死忽永恒小
腹作痛漸而腫漸而爛楚毒痛苦久之醫禱無效亦死鄉里始知
恒傷來子之足來子亦傷其子之足恒傷來子小腹來子亦傷其

小腹必索其命而後已而又索其子之命使絕其嗣如加利息而後已雖以三弟兄之勢力能橫加於來子生前者不能共加於來子死後也非來子人弱而鬼強也蓋來子寃不申於陽世必求申於冥中以冥中之持法得其平不似陽世之持法徇於偏也故王法可以倖而逃陰罰斷難倖而免也顯報似此者多矣